

# 主仆倪柝声弟兄见证集锦(无名基督徒)

## 目录:

### 序言

书中所引用的见证及参考资料清单

第一部分 [1903（出生）——1939]年简历

第二部分 1940——1949.5.27.（上海易权之日）

第三部分 1949.5.27.（上海易权之日）——1952.4.10.（被捕）

第四部分 1952.4.10.（被捕）——1972.6.1.（殉道）

### 结语

### 附件:

- 1.《诗歌（增订暂编本）》（1052首）（倪柝声主编）的源与流
- 2.《诗歌（选本）》（353首及附录35首）歌词目录（略）
- 3.倪柝声所作诗歌34首（含2首译作）

### 作者前言

### 基督徒语摘

### 序言

因着神所给的负担编撰本书。本书编撰起始于2012年7月上旬，成书于2013年5月3日。

书中所采用、收录的见证内容大致上可分为“可信的”及“可作为参考的”两类。因著作者及见证出处的不同，书中的内容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可能会出现不相合、不一致的地方，本书编撰者并未能对所有事件一一给出结论、作出定论，事实上对有些事情现在要给出结论或作出定论也是不可能的，是做不来的。惟愿主借着圣灵在每一位读者心里做那光照、感动、开启、引导、带领、指教的工作，借着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位读者都能得着神所要他（她）得着的，也愿每一位读者都能存谦卑、敬畏、祷告、寻求的心在神前恭读此书。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申 29:29）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诗 90: 17）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圣徒同在！

——本书编撰者

于主后 2013 年 5 月 3 日

## 本书中所引用的见证及参考资料清单

### 一. 书中引用的见证内容来源及在本书中简称

1. 《倪柝声著述全集》卷 33
2. 中流砥柱 (Against the Tide) 【金弥耳 (Angus I. Kinner) 着 戴致进译】
3. 《倪柝声生平简史》(江守道)
4. 倪柝声弟兄简史 (陈则信)
5. 以巴弗——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基督徒 (吴维傅自述一生蒙恩见证)
6. 又四十年(王明道口述历史) 王长新整理编撰, 加拿大福音出版社出版
7. 《一代忠仆》讲道(部分内容) (王明道)
8. 《诗歌宝藏》 (陈希曾)
9. 《基督身体的见证史》 (2) 讲道信息 (陈希曾)
10. 对倪柝声的荣辱升黜一书的质疑 (倪徐恩秀)
11. 算是配为这名受辱 (陈供生)

### 有关版权的说明:

对于在本书中所使(采)用的“见证”内容, 基于在基督里对属灵长者及神的工人、主内肢体在主里的信任, 使(采)用了以上见证内容。

——本书编撰者(作者)

2013.4.26.

### 二. 引用的参考资料及在书中简称:

12. 我是怎样转过来的 (倪柝声)

注：以上见证及资料在本书中以其前面的序号（1-12）作为简称。

对于书中所涉及的在此清单以外的信息的来源、出处，在书中将标明其具体名称。

## 第一部分（1903——1940）年简历

1903.11.4.出生。生于汕头，(原籍福州)。

1909年随家人回到原籍福州。

1916年（13岁）—— 就读于福州“三一书院”

1920年春在福州重生得救，时年十七岁。得救后，参加查经班，开始勤读圣经并热心传福音，

1921.3.27.受浸。

约1921年，由余慈度姊妹介绍他去认识了和受恩教士并开始接受其栽培及教导。1930.5.和教士病逝。

（1922年1月，在“亭子”小聚会中讲道。）

1922年年初，开始有擘饼聚会。

1922年2月，为着主的缘故，放下了（尚未信主的）心爱的人张品蕙。在这个时节，写了诗歌《主爱长阔高深》。

1923年1月，开始出刊《复兴》报，为不定期的刊物，一直出到1925年。

1924年，因事奉道路的分歧，当他出门传道的时候，被福州的他的同工们正式宣布赶逐他离开福州的工作。为了避免分裂，他悄悄地离开了福州。在那个时候，他写了诗歌《我若稍为偏离正路》。

1924年11月，同母亲出国到马来西亚，在国外有半年之久，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1925.5.回到福州。

1925年，《基督徒》报开始接续《复兴》报出版。

1926年在华南传道的时候，患肺结核，准备写《属灵人》一书。1927年开始写《属灵人》，照着他的健康所允许的，断断续续地直到1928年的6月写完了三卷集《属灵人》。

1927.5.，来到上海，开始与那里的一些弟兄姊妹又有了交通。

1928年，《基督徒报》已停刊，所以仍继续发刊《复兴报》。

1928-1934 复兴报

1929. 又重病，经历神的医治，病愈。

1930年代，翻译、写作诗歌《让我爱而不受感戴》。

1933.6.，应邀去英、美和加拿大访问，在英国他有机会会见了著名的小册子《救、知、乐》一书的作者佐卡亭。去看望贵橡路基督徒交通与职事中心，他特地去那里是要看它的主要带领者史百克（T. Austin Sparks），那次并未会见他，但在主日他跟那里的圣徒们一同擘饼。

1934.10.19.与已经蒙恩得救并且与主同行的张品蕙结婚。

(约) 1935 年, 带领查读旧约圣经中的一卷—雅歌书, 他跟大约十位同工在杭州的西湖查读了两个星期, 后来把这些记录辑印成书, 名为《歌中之歌》。

1935 年 9、10 月, 在一次称为特别聚会的聚会上, 他讲了「得胜生活与圣灵浇灌」。一个复兴爆发出来了, 并且很快就传布了华南地带。

1938 年年中, 倪柝声再次旅行到英国去, 这时他能去看史百克先生并与他交通, 他也在英国、丹麦有服事。在丹麦的赫尔辛基市国际学校里, 倪柝声就罗马书第五章至第八章发表了一系列的信息, 他给这些信息取名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本部分内容的编排主要参考了以下见证:

中流砥柱 (Against the Tide) 【金弥耳 (Angus I. Kinner) 着 戴致进译】

《倪柝声生平简史》(江守道)

《倪柝声弟兄简史》(陈则信)

## 第二部分 1940 年——1949.5.27. (上海易权之日)

1942 年年底, 上海聚会处的负责弟兄们要求他停止在上海的服事。

倪柝声相信教会的圣洁, 他接受教会的决定而退隐到福州去。在福州他为着未来的工作作准备, 开始在福州市外的鼓岭山上, 为了创设一个将来用于栽培工作的场所而买了一些房子, 他忍耐地忍受了一切误会, 并不愿为自己辩护, 以后他去到重庆, 在那里由于在市内和郊区奉主名聚会的圣徒们的热切而坚持不懈的请求, 他有一个短时间用神的话语服事他们。这个时期是他隐藏的时期。

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 日本无条件投降, 跟中国停战的协定于九月九日在南京签字, 倪柝声想方设法回到上海, 但上海教会还不准备接纳他; 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四月, 他才有第一次的机会对在上海的圣徒们讲话。

(3. 一江守道)

### 惊涛骇浪, 中流砥柱

当上海教会相当蒙主祝福, 见证基督也相当有能力的时候, 仇敌就设下陷阱。那时倪柝声弟兄曾分一部份时间去经营生化药厂, 以后可以说是全部时间都花在生化药厂上面。因着人败坏的肉体犹存, 又有利害关系的冲突, 许多难处就发生了, 许多批评论断的话也就在教会中散布并蔓延。当时艰难到一个地步, 不只倪弟兄不能尽话语的职事, 甚至经常的聚会也不得不暂停。那是上海教会最黑暗的时

期，也是许多弟兄姊妹受考验的时候。那时靠主站住而不跌倒者，实不多见。能有基督徒正常光景者，为数更少。许多弟兄姊妹都以倪弟兄为批评的物件，但汪姊妹处此惊涛骇浪中，却在神面前成为中流的砥柱。

在那时候，如果有几位弟兄姊妹在一起，他们很少不以批评倪弟兄为话题的，但汪姊妹一遇见这种场合，她就与他们分别出来，有时还说一些劝勉他们的话。她不只没有加入批评的阵容，反而经常召集一些姊妹们，为倪弟兄，为教会，而多有祷告。她亲自告诉我说，我过去从倪弟兄身上得到由主而来许多属灵的供应。如今我怎可因他有不完全的地方，或是一时的软弱，就起来反对他呢？从此可以看见，她对付自己的肉体是多么的彻底！而她对于姊妹该站的地位，也是相当的正确。后来倪弟兄职事的恢复，上海及全国各地教会的复兴，汪姊妹在主里的祷告与扶持，诚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可以说她是主重用的器皿，也是今时代主所特选的工人。

当倪弟兄恢复了从主领受的职事以后，汪姊妹自然就成为他最密切的同工，也是他最得力的助手。  
——《我对汪佩真姊妹的认识》（陈则信）

在一九四八年，从六月到九月底，第一期全国同工造就聚会就在鼓岭举行。大约有七十位同工参加。倪柝声讲一些重要的题目，像：主工人的性格、神话语的职事、属灵权柄与顺等等。现在那部出名的、有五十二篇基本课程的《信徒造就》，就是在这些聚会中所讲的。

(3. 一江守道)

### 门徒——葡萄一生

一八四八年，当义大利从奥地利手中取回失去之版图的前夕，一群垂死的受伤战俘，环卧在医院里聆听义大利的著名福音使者，雨果伯铎（Ugo Bassi, 1801-1849）讲述葡萄一生的故事。那一篇富有历史性动人的讲章，后来被金汉弥尔敦夫人（Mrs. Hamilton King）用诗的体裁写了下来，而流传于英语的基督徒世界。大约在前面的故事发生以后，整整一百年，据说在上海的一个聚会中，倪柝声弟兄拿着一迭的纸张对与会的人说：「这一迭的纸张有五两黄金重！」原来这一迭纸上面所印的，就是刚刚译成中文的那首英文散文诗：「葡萄一生的故事」。这首诗无疑地是倪柝声弟兄一生非常恰切的写照，所以我们将它放在这一本诗集的序里。倪弟兄当初给这首诗的题目取作「门徒」。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一生确曾走在他的主人所走过并留下的路迹上，忠心到死。当他像葡萄一样，经过无情的酒酢时，他曾问主说：「你手须刺多深，须扎多痛，方能吸出甘甜？」历史已经证明：他所写的诗歌就像所传的信息一样，使人接触到像蜜一样的属灵精华。为着在历史上存真，我们采用了倪弟兄所译的「葡萄一生」原来未经润饰的初稿作为本诗集的序。此一初稿今日已不多见，其文字虽未经过十分琢磨，然而诗的感觉非常深入。但愿感动倪弟兄写成这些诗歌的圣灵，加倍的感动我们。

阿们！

——陈希曾《晒熟的美果》

门徒——葡萄一生

我们现今思念葡萄树的生命，  
我们同是有份的人；我们看见  
它的道路不是快乐，也不是安逸。  
它的生长不像野地中的野花，  
随地随意，在此在彼，自由吐华；  
或向太阳昂仰其可骄傲之葩，  
蝴蝶绕飞上下，为生存而欢喜，  
并为自己所有丰姿，自感荣耀，  
或者生成曲径迷堂，堆堆锦绣，  
生成许多款式，生成许多奇形，  
看见自己生之兴旺，自感可乐。

\* \* \*

葡萄的花不过非常渺小无华，  
在它一生之中，花为最小部份；  
人几不能辨识它竟也曾开花，  
花未一日开成，即已结成为果。  
当它坐长，它也不能随意向天，  
乃是杆在桩上；牠如伸肢展臂，  
也是在于架上，受了约束捆绑；  
它就如此，从了山冈砾土，  
吸取它的养生粮食；立定自己位置；  
从之得着生命，从之发出萌芽，  
又乐又青，又是形态佳美无匹，  
轻盈编织许多蔓须，葱叶花萼。  
是的葡萄绿衣秀美，  
使了全地春时变成可爱；  
它仍依然生长更快，

靠着它自己生命的丰裕；  
直至细苗嫩枝开始盘绕飘浮，  
在于青蓝空中，并尝其中甘美。  
但是他们对它并不放任；  
园工清早要来，带着刈剪，  
携着修刀，剥它净尽，  
剥去它的天真骄傲，和它四散美穗；  
割得又深又准，  
毫不顾惜它的细嫩，和它喜乐。  
在它损失痛苦时候，它不浪费；  
但是它反将它自己更为完全  
交付给那强行剥它至空的手。  
那些流血的枝，逐渐坚硬成木；  
那些余留的穗，也渐成熟为果，  
更为丰满宝贵，直至紫盛之日。

\* \* \*

但是，它越长，它的所有枝枝，  
所受束缚越多； 当它果子更圆，  
周围更显心中所有血的颜色，  
牠就更近牠的生平最大日子——  
太阳迫其枯干， 它叶起首坠落；  
但是生命仍然流通，不敢失败，  
一切都为结果，一切都为成形。

\* \* \*

不久葡萄收成，因为日子已熟。  
它因所负甚重，致它无枝不沉，  
这是它心长期努力——琢磨来的。  
现今它的结果已是十全十美，自然，  
它可为它工作稍为喜乐。  
但，呀，此时，有手预备即要摘除葡萄树的宝藏；  
此时，有脚预备即要践踏它们，  
聚集在于酒酢；  
直到血红的酒有如长江大河，  
源源而流，直全地充满喜乐。

但葡萄树站着，  
剥光而且凄凉，已经给了一切；  
现今它的黑暗时候即到，  
也无谁人向它偿还。  
它努力所给人的安乐和荣耀；  
而且，现今最无怜惜，  
各种痛苦，各种损失，  
件件加增，样样堆积，  
看它时日衰减，青春已不再流。  
现今将它再割，直至只余秃干；  
剥夺损伤，只余一个无叶之梗，  
孤独在那将来又长又黑日中。  
然而全冬之中，  
它酒却赐喜乐给那本在寒冷中间忧郁的人；  
但葡萄树却在外面经历冰霜；  
在这一切之后，只余这点恩典。  
它是坚定忍受一切，又孤又长，  
直过全冬一次年牠又起首吐花；  
不因所受磨难，而有埋怨不平，  
不因所失丰富，而欲减少贡献，  
面向牺牲，依然含笑，依然放绿，  
有如从来未遇毫厘损失，冤枉，  
所触尽是高天清气，大地甘露；  
它就开始再来尽它的责任。

\* \* \*

现今我当何言？  
需否我在这里详阐此生功课？  
或只再缀数言？  
葡萄树从它的枝枝流血流酒，  
它是否因舍了自己，而变更穷？  
世上醉人，人间浪者从它而饮，  
他们是否，多享恩赐，因而更富？  
估量生命，是以所失，不以所得；  
不视饮酒多少，乃视倾酒多少；  
因为爱的力量乃在爱的舍弃；



谁苦受得最多，最有可以给人。

——金汉弥尔敦夫人 (Mrs. Hamilton King) 着，倪柝声译

(出处：《拾珍》季刊，网路版，第 69 期)

在一九四八年他(倪柝声)编译了一首诗歌“门徒”，后改为葡萄一生的事(The Story of A Grapevine)(详见第 400 首)。兹录其诗最后两节：

估量生命原则，以失不是以得；  
不视酒饮几多，乃视酒倾几何；  
因为爱的能力，是在爱的舍弃；  
谁苦受得最深，最有可以给人。

谁待自己最苛，最易为神选择；  
谁伤自己最狠，最能擦人泪痕；  
谁不熟练剥夺，谁是鸣钹响锣；  
谁能拯救自己，谁就不能乐极。

——《诗人与诗歌》(史伯诚)

### 葡萄一生的事

一 我们现在默思，葡萄一生的事；  
其路并不容易，其境也不安逸；  
不像，不像野地野花，随地随意吐华，  
生成，生成曲径迷堂，生成款式百样。

二 反之葡萄开花，非常渺小无华，  
人几不能辨省，它竟也曾有英；  
花未，花未开得一日，即已结为果实，  
不得，不得成为骄葩，自感丰姿可夸。

三 它是栓在椿上，不能随意生长，  
它如伸肢展臂，也是架上被系；

它就，它就从了砾土，吸取它的食物，  
道路，道路不能拣选，不能想要变迁。

四 是的，绿衣秀美，春地披上明媚，  
因着生命丰裕，自然生长有余；  
满身，满身嫩枝细苗，开始飘浮盘绕，  
在于，在于青蓝空中，得尝甘美无穷。

五 但是园主园工，对它并不放松，  
带着刈剪修刀，要剥它的骄傲；  
毫不，毫不顾惜细嫩，将它割到标准，  
所有，所有多余美穗，都被断折破碎。

六 在它损失期间，它并不敢自怜，  
乃是反将自己，更为完全彻底，  
交给，交给剥夺所有，使它虚空的手，  
它力，它力不肯损失，一切都为结实。

七 那些流血的枝，渐变坚硬木质；  
那些存留的穗，也渐结果垒垒；  
太阳，太阳迫它枯干，它叶开始落散，  
使牠，使牠果子盛紫，直至收成日子。

八 它因负重过甚，致它无枝不沉-  
这是长期努力，受尽琢磨来的-  
现今，现今果已全美，自然它可自慰；  
但是，但是收成已到，欣慰日子已少。

九 有手要来摘下，有脚要来践踏，  
葡萄所有宝藏，在于酒酢之上，  
直到，直到丰富红酒，有如长江大流，  
源源，源源滚涌不息，喜乐遍满全地。

十 但是葡萄形状，乃是剥光凄凉，  
已经给了一切，又将进入黑夜；

无人，无人向它偿还它所给人醉欢，  
反而，反而将它再砍，成为无枝秃干。

十一 然而全冬之间，它酒却赐甘甜，  
给那寒冷之中，忧郁愁苦之众；  
但它，但它却在外面，经历雪地冰天，  
前来，前来忍受一切，一切何其难解。

十二 直到寒冬已过，它又豫备结果，  
重新萌芽生枝，再来放绿成姿；  
不因，不因所受磨难，心中埋怨不甘，  
不因，不因损失无限，而欲减少奉献。

十三 它的所有呼吸，尽是高天清气，  
并不半点沾染不洁属己情感；  
面向，面向牺牲含笑，再来接受雕削，  
有如，有如从未遇过损失或者折磨。

十四 葡萄从它肢枝，流酒、流血、流汁，  
是否因己舍尽，它就变为更贫？  
世上，世上醉人，浪者，从它畅饮、作乐，  
他们，他们是否享福？能否变为更富？

十五 估量生命原则，以失不是以得；  
不视酒饮几多，乃视酒倾几何；  
因为，因为爱的能力，是在爱的舍弃；  
谁苦，谁苦受得最深，最有可以给人。

十六 谁待自己最苛，最易为神选择；  
谁伤自己最狠，最能擦人泪痕；  
谁不，谁不熟练剥夺，谁是鸣钹响铎；  
谁能，谁能拯救自己，谁就不能乐极。

(--《圣徒诗歌》第400首)

第二期的全国性造就聚会也举行了。会期始于一九四九年春，这次参加者约有一百位。在这个时刻，这个聚会能否圆满结束极为可疑，国共两方的内战已经打到靠近福州不远之处，造就聚会终于从鼓岭搬到市区内的海关巷来，他们能否继续下去真是一个问题，经过多日的祷告和等候主之后，倪柝声有了从天上来的把握，确信聚会必能继续并能圆满结束。

### (3. 一江守道)

(鼓岭)第二期的训练开始，内战就更加剧烈了，江南和上海的局势均告紧急，各地人心慌慌不定。他们在山上只有两周，治安就发生了问题。那时倪弟兄灵里感觉要他立刻离开山上，果然在他离开不久，就有三个很凶恶的人来找他，若不是抢劫，可能就是绑架了。感谢神！祂已带领我们的弟兄脱离了恶者的手，因此全体弟兄姊妹也都离开鼓岭迁到市区去。倪弟兄在鼓岭所预备造就同工的地方，还不到两期就废弃了。

弟兄们从山上下来，就住在福州海关巷十四号。这是倪弟兄向他亲戚买下来的一间大公馆，里面有宽大的花园，古老的洋房，和新建的宿舍，足够容纳百余人居住。当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每个人的心情都相当紧张；有的想离开，有的想留下，又有一位年长的同工主张遣散。

众人议论纷纷，茫然不知所从。倪弟兄身负重责，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因此就在客厅里，一面踱来踱去地仰望神，一面也迫切地寻求主的引领。约有两天之久，他的心终于安定下来，明白了主的意思，还是要照着当初所得的引导，继续在海关巷作第二期的训练，直到完毕为止。他也深深地相信，第二期训练未完，福州城内一定不会有事。主是信实的，祂的引导不会错。战事只到福州边界就停滞不前，直到第二期训练完满结束后，福州才告易手。

(4.)

直到第二期（鼓岭）训练完满结束后，福州才告易手。（注：福州于1949年8月17日易权）

(4.)

### 有关生化药厂与倪柝声弟兄职事的恢复

当时教会在各地非常的兴旺，同工的需要也日益增长。照着倪弟兄从圣经的启示所教导和实行的，在我们中间从来不募捐，当然也没有基金、差会的支援。经年为了众同工在靠信心过生活而生计贫乏，多有因营养不良而生慢性疾病，以及儿女求学因贫困而作罢的情形，倪弟兄为此常常自责。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开始了生化药厂的事业。倪弟兄还为生化药厂取了"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作为标语。

倪弟兄的堂兄倪树祖，我们都称"Peter 倪"是当时在上海的商业巨子，曾经作过中国银行在上海的

行长，由他为主要的投资人并出任总经理之职。我记得还有相当数量的银行贷款。二哥倪怀祖是知名的化学师，曾有自己的发明，起初担任厂长，后来山东齐鲁大学的刘弟兄担任厂长的职务，怀祖则专心作研究工作。有许多弟兄姊妹也在工厂工作，我自己担任包装部主任，那时我们都年青，别的不知，只知爱主，努力工作。每天早上开工之前都先祷告。生化的业务蒸蒸日上，虽然我们都拿微薄的工资，但结余下来有相当的利益。后来买牯岭训练的房舍以及海关巷的房子都是从生化支应的。倪弟兄一生没有过过好日子，凡事为他人着想，为他人打算。他所背负的，所承受的非外人可以明白，但是只要接近他的人都能为他作见证；他是一个实践信仰的人，他不仅教导十字架的功课，他的确追求，接受十字架的对付。从来不为自己打算，即使有误会，甚至于有诬陷，我没有看过他为自己辩白过一次，这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可以见证的，（如今还有不少的人仍然健在。）但是我相信这对于许多不认识他的人，或者不以他的教训为然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因着生化的问题，教会中生出了风波，结果由该不该作生化开始，愈演愈烈，传言加上无理、恶意的中伤，演变成对倪弟兄个人的严重攻击。这个风波大到几乎所有同工长老都置身其中，只有俞成华弟兄坚持圣经的教训，认为教会不得只凭传言而作出任何举动，需当面核实方可处理。没有想到大多数人都反对而作罢，因而造成倪弟兄长期不能服事的局面。

在上海的英国女教师巴姊妹、钟姊妹，我们都非常熟悉并亲近，再加上一些西国的姊妹，因上海教会的情形而停止聚会很久，灵里非常枯干。有一天她们不得已去找倪弟兄交通，结果好像是谈到了国度的启示，（我记不太清楚，）交通后她们大得帮助，喜乐异常。她们说："不管倪弟兄开生化是对或是错，我们知道他灵里有宝贝，他里面的亮光是他人所没有的。"于是与许多弟兄姊妹交通，而有恢复倪弟兄职事的开头。

当时倪弟兄和我们住在一起，他自己没有子女，对我们的孩子特别疼爱。我还记得那天早晨他正要出门，我的次子天赐见到大伯一定要他抱。倪弟兄满面笑容地将孩子从我手中接去。不多久他对我说："恩秀，快把孩子抱过去，我要去聚会，时间来不及了。"没想到孩子用两只小手把大伯的脖子抱得紧紧的不肯放，我只好勉强把孩子抱过来。我看他很高兴，于是大胆问他说："大哥！我可以和您一同去参加聚会吗？"他回答说："好。"我们坐上吉普车到了哈同路，文德里。进了会所，大吃一惊。原来今天是全国长老及同工聚会，（本人并无资格参加。）不一会倪弟兄立起，带着非常沉重的心情，眼中含着泪，轻声慢语一句一句的说："我开生化是出于不得已，我好像一个寡妇带着孩子改嫁，因为同工的孩子都长大了，要学费上学，有些同工们因缺乏营养，病的病了，去世的去世了，我心中非常的难过。还有每次买会所都是老寡妇姊妹们拿出钱来，于是我对主说，'下次买会所，我拿出钱来。'"讲到这里，全场弟兄姊妹痛哭，流泪。李渊如姊妹站起来请倪弟兄赦免她，她说："生化是（生活）。"对我来说，长时间以来，这类的话我听得太多了，实在是令人无奈。

从那天起，主在上海带进了大复兴，大家写字条将自己完全交给主，奉献给主。买南阳路会所时，总共三百金条是相当大的数字，当时每人都将自己最值钱并心爱的东西献上。有一位裁缝弟兄把他唯一养生之物，一部缝衣机奉献了，大家因他此举大受感动。后来俞成华弟兄出钱买下这台缝衣机，送还给这位裁缝弟兄。大家向着主的心是多么的火热，教会大大蒙福。后来倪弟兄去烟台一段时间，与李（\*\*）同回上海。释放信息刚强而有能力，圣徒被丰富的话和灵供应，祝福像洪水一样洋溢在上海

教会当中。整个教会满了喜乐，满了丰富的供应和享受，那种复兴的流是无法抗拒也是无法言喻的，那是我一生中最喜乐的日子，是一种在地如同在天的喜乐。张愚之弟兄满有福音之灵的能力，传福音一日有五百人得救，这是空前的。大家满了喜乐，……。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见证，也是许许多多经过上海教会大复兴的圣徒的见证。我们经历了主在死亡、枯干之后赐下来复活、生命的丰沛祝福，这是全教会众圣徒共同经历的属灵事实。直到今日，在中国、在海外有成千上百的圣徒都直接、间接地受了当时教会复兴的影响和益处，这是一个不容抹杀的属灵事实。我希望这个事实也不致于为他人所轻易侮蔑与践踏。

以上是我个人亲身的经历，生化药厂的事与倪弟兄恢复职事的经过，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尤其是后者，在当时置身其中的圣徒所经历的，是神在地上工作极其荣耀的一段，圣灵的能力，祝福的水流，被主爱所感，被圣徒向主的爱所感的事迹无法一一胜数。我只是重温我生命中在主面前最可纪念的一段日子，我没有意思为倪弟兄的恢复职事作任何的表白，更不用说辩护。

——倪徐恩秀

## 圣经中的原则

圣经中对犯罪之人的处理，主要的根据是马太福音十八章 15 至 17 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1. 在圣经里的教导，当有人作错事得罪你时，你所该作的事，是找当事人直接交通，指出对方的错，希望对方承认，其目的乃是为“得了你的弟兄”。由此可看出在这样当事人直接交通的原则下，目的仍为彼此造就；也避免了不先直接交通，就把事情传扬出来，许多时候，常把错处放大或误会加深。许多个人之间的难处往往有第三者间接介入，反而把误会加深，或者把小事经一传百，演成大事。

2. 但如果对方不听你的指正，圣经也教导我们就可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再一次，处理的原则还是当事人直接面对当事人，再加上证人来彼此直接应对事件的本末。

3. 如果当事人和当事人的交通加上证人后，还是不能处理，此时就需要告诉教会，告诉教会这里的意思，乃是指告诉教会的负责弟兄。

从以上三点，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乃是直接对话，而非外面宣扬，最后由教会负责人定规论理。在圣经中也提到若是教会负责人（长老）行为有缺失，该如何处理。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九节，“控告长老的呈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对长老的控告，除非凭着两三个见证人，你不要接受。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这里的原则和马太十八章的原则是相辅相成的。首先是与当事人面对面，并且是

在遮盖的原则下是一对一的。接着才是带一两个见证人去面对，这里的见证人并不是“得罪你”的见证人，乃是交通的见证人，为的是“句句话都可定准。”至于指控方在提前五章十九节里则要求“凭着两三个见证人”，在这里的见证人，乃是指控事件的见证人，而不是交通的见证人，更不是“传言”的见证人了。如果马太十八章，提前五章的原则不能持守，多半是引来许多的破坏，我只能在主的话前作见证，神圣话语的原则的确是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不容稍改的准绳。

就以我大哥外传有关男女之间的事件，从无当事人对上海教会长老提出控诉的事实，所有的说法都是第三者的传言。所以 1950 年 10 月 22 日，上海市教会负责弟兄，李渊如姊妹、汪佩真姊妹及二位被传言的姊妹，发表了一份“几句迫不得已的话”：

近来外面有的刊物，责难到我们的见证，并攻击我们的同工倪柝声弟兄。我们对于这样的刊物，一向是抱静默的态度，不乐于争辩。我们一面愿在主面前学功课，一面也愿让主自己来替我们证明。总之，将来在基督台前，各人的心怀意念都必要显明出来。但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不敢不敬畏祂！不过对于倪弟兄个人，我们在主面前都能同心见证，他是神的一个忠心的仆人。他虽然经营生产事业，但他的目的从来没有为着他个人的什么。在真理上，在事奉上，在经营生产的事业上，我们和他都是同心合意的。特此敬告凡关切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请你们为我们代祷。

唐守临      杜忠臣      缪韵春  
俞成华      许达微      李渊如  
张光荣      朱臣          汪佩真  
江守道      张愚之      张耆年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我个人觉得，基督徒处事的标准乃是依照圣经的教导，上海教会长老信件声明还代表神在地方的权柄，至于外人和不信者的评论，不该是我们辩答的物件。

## 七. 柯一桐致徐强生函

另外附上一信，为柯一桐弟兄的信件，因他 1996 年 7 月 9 日曾就此事和江守道弟兄有直接的对话。

主内亲爱的强生弟兄：

谢谢你将四月二十五日给某姊妹的信稿影本给我，虽我们未曾见过脸，但同在基督里乃至亲，望能藉书信有些交通，共同寻找认识主。

目下有人在文字上评论有关倪弟兄的历史事件，身历其境的你，能提供一些历史事实，很是可贵，但因我们是生活在主面前，要谨守自己，免得自己受亏损，所以要多学习隐藏在基督里，防备受惹动，才不致为着听不惯谗言失却了为挽回弟兄的存心，话语急躁，落入争论，则不如勿言为智，你说对么？

其实许多人说些弯曲不实的话，都是因为无知，听信流言，他们还是受害者，当然也有个别人，想藉此让自己取代为今代属灵人，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回转归向神。愿主怜悯。

我看过部分资料，确认倪弟兄与我们一样，都在肉身中，仍是一个人，是会犯罪的，但是他有无犯过所流传的罪行，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而不人言亦言。由于倪弟兄生平遇有受人毁谤时，均采取不予申辩之态度，以致当四十年代，上海教会受到考验，长老同工们，几乎全都信以为真，拟公开宣布革除，只因俞成华兄弟坚持圣经的教训，认为教会不得只凭传言革除任何信徒，需召见本人在神面前审查，核对证词及本人供词，认真负责的处理方可，可惜其它人不能同意，致不了了之，形成多年不在上海聚会中讲道的事实。连李渊如姊妹也信以为真，认为他既然暗中犯这样的罪，就不能再与他同工事奉神，他所讲的道也没有价值，所以就把他的讲道稿件，从福音书房扔出去，本人离开上海。（这些话是从俞崇恩弟兄听来的）像我这个当时不在场的人，并没有发言权，但因见过 1950.10.22 在上海的长老与同工联名的声明，使我甚为生疑，故甚愿向接近过该事件的兄姊求教。

1.俞成华弟兄在 1950 年若非了解十年前那些传言是不实的，他就不该参与这个声明，他不是糊涂人，他敬畏神，但他竟做这样声明，这对我们说明了什么？

2.李渊如姊妹那么绝对，不妥协，竟回上海与倪恢复同工，并在那些日子加速大力赶印倪弟兄的讲道。她并没有神经错乱，为什么这样做，来蒙骗信徒，欺哄圣灵，出卖自己的灵魂呢？才会参加这个声明。

3.江守道也在其中，1996 年我特地偕同一位弟兄，亲访江弟兄，今顺将当日的对答付上，以供参考。

4.其它的长老同工，都是当年力主革除倪弟兄的人，其中还有两位是传言中的关系人。难道他们都在欺人骗神吗？他们都不怕神，都不知道圣经中亚拿尼亚与撒非喇的事件，都忘记神是轻慢不得的？

5.在宣传中大做文章，而判决书竟只字未提。（我到这次看了这些文章方知此事）难道当事者怕良心软弱的信徒看了他有这些罪状，会跌倒离开教会么？我实在不明白，是不是说明审查后并无其事之故？非常盼望有人为我解说，则万分感激，匆此

祝 安

弟兄 柯一桐

1997.5.14

我信中如有不当望不吝赐教，在主里不需客气。

## 八. 柯一桐弟兄访问江守道弟兄记录手稿

读过这篇声明之后，为认真了解历史事实，我们（柯一桐）于一九九六年七月九日，亲访江守道兄弟。



问：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二日复刊敞开的门（卷一）第二十二期中，十二位在上海的同工与教会长老的“几句迫不得已的话”你看过么？

他细心全文阅读后，慎重的回答。

江答：“不错，我也参加签名”

问：这些人中大部人士于一九四三年前后，均力主要革除倪柝声，因他犯了该被教会革除之罪。后未果，致李渊如姊妹在一怒之下，走离上海，为什么又于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二日共同发表这篇声明呢？

江答：“因为当时大家都了解这些流言是不实的。”

问：XXX 弟兄说：他现在有确据，倪柝声有犯这些罪。

江答：XXX 弟兄数年前，曾对我（指江）说过，他已有确据，倪柝声弟兄并没有犯这些罪。

前车之鉴是宝贵的，圣经也给我们很多，但我们不可凭空凭谎制造历史事实，而美其名为前车之鉴，而且我们都要到基督审判台前，谁也不能幸免。

(10.一倪徐恩秀)

上面的内容中有倪柝声的同工们在基督里为他作的见证。请特别注意谈到江守道弟兄“他细心全文阅读后，慎重的回答。”以及结尾处江守道弟兄的话“因为当时大家都了解这些流言是不实的。”其中的俞成华是为基督殉道的。

（一本书编者）

### 第三部分 1949.5.27（上海易权之日）——1952.4.10.（被捕）

（1949.5.27 上海易权）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以巴弗加入（倪柝声当时所在的）上海南阳路教会，被分配在第十三家（虹口区）擘饼（后又在新设的二十二家虬江路）

“你怎没有伤痕”译作于上海政权易手之后，这也是他（倪柝声）最后所一直着重信息——天然生命的破碎和属灵生命的成长，词的前三节是艾梅卡迈可(Amy Carmichael, 1867-1951)作的，后四节才是他译诗时加填上去的。想不到此后他即进入更黑暗的境地、更残酷激烈的争战、更艰苦的十架之中，一直到他离世见主。

你怎没有伤痕？(Hast Thou No Scar? )(见第 399 首):

(一)你怎没有伤痕？

没有伤痕在你肋旁？  
你名反倒远播四方，  
你光反倒照射辉煌，  
你怎没有伤痕？

(二)你怎没有伤痕？

我是受迫挂在树上，  
四围尽是残忍、狂妄，  
我是受尽一切创伤，  
你怎没有伤痕？

(三)怎能你无伤痕？

仆人该与主人同样！  
本该与我同受创伤，  
而你却是完整无恙！  
怎能你无伤痕？

(四)怎能你无伤痕？

他们为我受人捆绑，  
枷锁、监禁，并且流放，  
或是舍身，喂狮广场，  
怎能你无伤痕？

(五)你是没有伤痕！

我受摧残，饮人锋镝，  
他们忍受忌恨、刀棒，  
你却平安，不缺宁康，  
你却没有伤痕！

(六)你却没有伤痕！

是否你向世俗依傍，

你怕自己利益丧失，  
远远跟随，不甚明朗，  
所以没有伤痕？

(七)你怎没有伤痕？

没有疲倦，只有安享？  
能否有人忠心，受赏？  
能否有人跟随羔羊，  
而他没有伤痕？

——《诗人与诗歌》（史伯诚）

艾梅可是开西聚会第一个送出去的传教士，在印度传福音。这个姐妹非常爱主。六岁的时候，她祷告说：“主啊，求祢给我一对蓝色的眼睛。”因为她的眼睛是棕色的；但神没有听她祷告。她很忧闷，说：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呢？她又再祷告，眼睛仍是棕色。当她在印度作宣教士的时候，有一个使命是要去救那些被压迫或是被出卖的女孩子。因着要救她们，她就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印度妇人，才能混进他们中间去救人。因为印度妇人是用布包裹着身体，这难不倒她，却是眼睛不能遮盖；这时她想起来，说：幸好神没有听我的祷告。她的棕色眼睛成了工作的便利，神也大大使用她。后来她对弟兄姐妹说：“神不是不听我们祷告，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也答应我们的祷告；祂的答应是‘yes’或‘no’，或者等待，这都是神的答应。”

她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就是“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她自己也写了很多很好的诗歌，可惜有许多没有翻译过来。她曾出版了一本诗集叫做《面向耶路撒冷》，里面有很多非常好的诗歌，倪柝声选了她的代表作“你怎没有伤痕”。原文是第三节，倪柝声在翻译的时候，自己又加上了几节。

(399) 1. 你怎没有伤痕？没有伤痕在你肋旁？

你名反倒远播四方，你光反倒照射辉煌，  
你怎没有伤痕？

(8.《诗歌宝藏》陈希曾)

(约 1949.8.) 第二期全国性造就聚会完毕，倪柝声就从福州去到香港，并从香港回到已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为共产党军队所占的上海。他极为关心的是在中国的教会，并且希望对于在变化着的环境有更准确的察看。按照他的观察，他觉得工作还可以作好些年。同年的年底，他再次回到他的家所在的香港。

(3. 一江守道)

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他在香港主领了一个特别聚会，聚会长达一个月，一个复兴爆发了。事实上，这次聚会标志着主的见证在香港的历史的一个新的开始。

然而倪柝声强烈地感到他的负担是跟留在中国的弟兄们连在一起，虽然他知道有危险在等着他，仍决定再回上海，他不顾一些弟兄们力劝他不要回去的请求，他的心依然决定去上海。他一回到那里，就极其勤奋地工作，并且劝勉弟兄们「要赎回光阴（机会），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弗五 16）。而且由于他感到主的工人们的行动会受到限制，工作将会完全被禁止，他就热切地为着未来的日子作出计画和预备，不幸的是那种日子比他所想的来得还更快。

### (3. 一江守道)

倪柝声又编印了一本有 1,052 首诗歌的诗集——《诗歌》。约在一九五〇年，倪柝声师母写了一封信给香港的弟兄们，请大家为倪柝声祷告，因为倪柝声身体不佳，忙个不停，生活处于极度紧张，近于崩溃的状态中。那时正是政局转变的时候，倪柝声知道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工作了，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出版诗歌，给教会一个贡献；于是一面请人把倪氏留在鼓岭，有关诗歌的藏书运到上海一面翻译、写作、整理，那时倪柝声的身体很差，多半时间都在床上。但是感谢主，他与几个弟兄日夜赶工，有些弟兄们甚至一天只睡两三个钟头。倪柝声希望能够搜集到最好的诗歌，把它放在一起；在不断的筛选下，也有 1,052 首，这成了中国教会诗歌史的创举，他也终于完成了这个工作。

有一位当时与倪柝声一起工作的弟兄，后来见证说，倪柝声在完成这个翻译、编辑后，作了一个祷告，说：“主啊，我感谢祢！这个恐怕是我对于神的教会最后的一次贡献了。”然后他就失去自由了。

——《诗歌宝藏》

（注：倪柝声于 1952 年 4 月 10 日被捕，此“1052 首诗歌集”于 1952 年 6 月初在上海福音书房出版，名为《诗歌（增订暂编本）》）。

【1950 年 6 月 30 日，政府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新情况，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它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年冬起，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

从 1950 年冬开始到 1952 年底，全国有三亿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七百亿斤粮食的地租，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省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

1950.6.30 — 1952 年底为土地改革时期】

（1950.6.30.土改开始之后）（以巴弗）一件小事（签名的事情）

倪柝声在一九五一年年初的信中提到职事的扩展，及有许多事务令他挂心。从四月十六至十八日总理周恩来召集一百八十一一个教会的领袖开会，为要缓和突然切断海外财源的恐慌。

倪柝声在一九五一年年初的信中提到职事的扩展，及有许多事务令他挂心。从四月十六至十八日政府召集一百八十一一个差会的领袖开会，为要缓和突然切断海外财源的恐慌。

(2.)

(1951. 4. 16--21, 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 倪参加。)

(倪柝声先生从上海到了北京, 参加这个「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他不但来了, 而且还拟了一个通知, 是由北京协和印刷局承印的, 通知聚会处的信徒都要拥护三自会。(——本书编撰者对“拥护”二字不认同。)

从这次会议里产生了一个基督教的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 并推举吴耀宗为主席, 刘良模为书记。会中没有一个人提出任何异议, 三自会就这样成立了。

这次会议之后, 吴耀宗和刘良模二位先生分别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他们对大会的思想。

吴耀宗和刘良模二位先生都是青年会的。吴、刘两位的信仰都是现代派的, 都是不信的人。

(6. 《又四十年》)

因此, 这几万个签名, 一下子性质全变了。由原先的申请免除土改, 一下子变成决心参加“三自”。(5. 一以巴弗)

(本书编撰者对“决心参加”四字不认同。)

他们在福州有许多的田地, 聚会处他们大家买的, 土改的时候, 他怕他们的田地被分, 所以他就请求政府保留他们的田地。他怕人少力量还不够大, 约他们全国的聚会处的一万多人签名, 请求政府保留他们的田地。签名以后他发现他做了一件危险的事, 那个土改的势在必行, 他又请求保留他们的土地, 他会惹大祸。他做了什么事呢, 他把这一万多人的签名送到吴耀宗那里说: “这是我们的信徒拥护三自革新的”。我怎么知道这个事呢, 北京有一个信徒, 他死了, 姓阉, 他曾经到我那儿受浸礼,

跟我们一块聚会。后来他被倪柝声拉到他们的团体里去了，就跟我们隔绝了。到了1952年，他来看我。他比我小几岁称我“明道兄”，他说，明道兄，我发现，倪柝声做了一件顶不对的事。他叫我们签名【他说我也（是）去签名的一个】是为保留土地，他把我们的签名单送到吴耀宗那里，说：“这是拥护三自革新的”。他说，倪柝声这样做，又欺骗政府，又欺骗我们签名的人，我想离开他们再回到你这里来，可以吗？我说可以，因为我很认识他。后来我听见别人也提到这件事。这一次我到上海，我特别打听聚会处的人，是不是有这件事，他们说是有。为保留土地的签名单一万多人，他说是拥护三自革新。

【注：以上内容为编撰者根据王明道讲道录音记录，只加添了（是）字】

（7.一王明道）

（1951年）四月二十七日上海当局逮捕了成千的知识份子及其他人，接着便是作家的思想改造。被捕者中间有极少的基督徒，并且「有些同工被监禁，为主受苦，但大多数还很平安。只是众人都在试炼中。」

(2.)

大概是1950（更正：应是1951）年的五一节，“上海教会”（即倪当时所在教会）参加全市人民示威游行。（以巴弗亦在教师队伍中参加游行）事后，经以巴弗把从圣经中所领受的都告诉了倪之后，倪耐心听完，却没有说什么肯定的话，只说，看样子这事作的不太恰当。

(5. 一以巴弗)

大概是1950年的五一节吧，党组织全市人民举行示威游•行。我继续积极参加在虹口区工会组织的教师队伍里，走了不少路，到全市游•行队伍集合的广场，已有不少队伍在那里，我们的队伍经检阅台前绕过去。忽然，有“上海教会”四个大字的横幅立在那里；仔细一看，里面有些所认识之弟兄姊妹的熟人熟脸。我很惊奇，心里不舒服。教会，不属世界，正如主不属世界一样。教会是神从世界上分别出来、归主为圣的。神留教会在地上是代表神，是为主的名作见证的。我参加游•行，是教师的身份、不是基督徒或教会的身份，是“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合乎主的教导。但教会不是属世该撒的物，是“神的物”，为什么神的圣物也要去归给该撒？这个示威游•行不是神领导的，是党领导的，为什么那根本不属党领导的祚的教会，要跟在党的后边走？……这是什么见证呀？

(5. 一以巴弗)

## 有关“游行”一事分析

1、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雅 4：4）

2、“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林后 6：17）

以巴弗弟兄认为上海教会不应参加政府组织的游行，这固然是对的，但他自己以“教师身份”参加游行也是不对的。基督徒不应参加游行。

他说这是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在“游行”这件事情中不存在神的物，“游行”这件事是属世界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和平”……（加 5：22）。世界应钉在十字字架上（加 6：14）]，基督徒得救后的地位永远是“在基督里”，没有其他地位，在教会群体生活、在家庭中，在工作中，在社会生活中都应持守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过教会群体生活，也在基督里过家庭生活，在基督里工作，在基督里过社会生活，任何情况下有违背圣经真理的事都应不惜一切代价拒绝。

——本书编者

（1951年）五月二日《天风杂志》刊出一篇文章，鼓动全国的基督教会参加控诉大会，强烈要求全体会众参加自我批评及改造，口号是「多多宣传，彻底批评」，只有如此才有资格加入三自革新教会。他们必须公开攻击及清除隐藏在他们中间及领导阶层的「帝国主义份子及其随从」。有些团体中的领袖被指名出来，其他则要他们自己去调查。青年会的刘良模发表了一篇名叫「如何举行一次成功的控诉集会」的文章，他引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为例，鼓励基督徒克服他们的习惯，参加非宗教性的政治集会，并从集会有所学习。他说：「许多基督徒持守『超越政治』的老观念，我们必须召开控诉会来教育每一个人。举行一次成功的斗争会是每个教会重要的工作，藉此彻底清除帝国主义的影响。」

(2.)

1951年5月8日下午二时，上海市基督教界在慕尔堂召开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的传达大会。

（6.《又四十年》）

为了起带头作用，三自运动教会在（1951年）六月十日礼拜天，发起了一次大规模公开攻击宣教士的集会，地点在上海跑马场。他们事先仔细拣选「控诉者」，带头的基督教团体向成群的教友发表演讲。这次经过预先演习的讲词充分显出对宣教士个人及以前同工们的愤慨和憎恨。整个活动设计不但要使宣

教国家丢脸，最终目的还要使基督教没有尊严，因此任何一个没有参加集会的基督徒都被严格注意。这种运动使基督徒在无情的逼迫中相互攻击，并给不参与运动的教会带来灾祸。

(2.)  
从（1951年）七月的信函报导中说：「聚会正处在严重试炼的情况中，特别是倪柝声组织下负责的弟兄们。」报告中又说，倪柝声再次生病躺在床上。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强制执行所谓高度成就的「道德洁净计画」，目的在消除犯罪、淫乱及各种腐败，呼吁人民及官员以他们个人的名义，达成所要求的全国性清除宣教士个人诡诈的行为，但采用的方法不是运用法律条文而是广泛的说服。

(2.)  
《天风杂志》更在（1951年）八月十一日声言，从五月以来曾举行过六十三次控诉大会，基督教会并因此调整活动范围，使他们能适应新的社会。所谓「三自运动」的最终意义是接受政府的控制，财政倚靠政府，在政府的意思下暂存及消亡。

(2.)  
可能是几个月以后的某一天，教会广泛通知众弟兄姊妹某日下午去南阳路参加一次特别聚会，是邀请外教会的人来南阳路讲道。这倒是个奇怪事；南阳路从未有过一次请别的教会传道人来讲道，唯恐外人讲的道不合神的旨意、不合圣经真理。但这次竟然如此例外。从侧面得知，“讲道人”就是大名鼎鼎“中国基督教”的领袖吴耀宗。我求问神，该不该去，因为明知这聚会不是出于主，而是出于世界，是撒旦的工作，但主仍然引导我去。现场人不少，有一千多。到了时候，几位长老与吴耀宗一起走上讲台坐下。聚会跟平时同样地进行，先一起站立唱了诗，以后大家站着低下头祷告，由一位长老在话筒前照常领祷；然而，我心中一点感动也没有。平时聚会，有神和基督坐在宝座上；今天，仍然是神和基督坐的宝座？还是换成了偶像？我祷告不下去，就站着睁着眼。明知今天的唱诗、祷告、和整个聚会，都只不过是装个样子欺骗弟兄姊妹。嘿，只见长老和全体弟兄姊妹们都低头闭眼祷告，但台上的那位被称为全国基督教领袖的假先知吴耀宗在干什么？只见他根本不理睬祷告那一套，抬起头，向东张张、向西望望，直到大家祷告完毕。啊，被称为全中国基督教领袖的，原来如此！他根本与基督的救恩无关，是个假先知。

他在想什么？他要干什么？全国许许多多神的教会和神的仆人们已经都掌握在他手中和“三自”的网罗之下。当然，他非常重视南阳路这个全国和全上海最大的教会，和这个全国影响最大的“地方教会”系统，也必须把他们牢牢地控制在党、政府、和其傀儡“三自”组织的领导、改造、统治的大手之下；因此，他喜形于色看个没够。祷毕，大家坐下，长老报告：今天我们邀请吴耀宗先生给我们讲道。以下就都是吴耀宗“讲道”的时间。他的总题目是“爱国”二字。他讲得很生动、很吸引人，内容是以千百个生动实例，来证明我们的祖国是多么多么可爱！“讲道”原文是“先知讲道”，此词的意义是“替神说话”。〔参：出7：1“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后一句原文为「亚伦是你的先知」。摩西的先知、是替摩西说话的；神的先知是替神说话的。“先知讲道”的实质是“替神说话”〕。“讲道”，是“先知讲道”的简称。“先知讲道”，就是在替神说话，这个吴



耀宗所讲的是神的话吗？还是替世人作宣传的一套别的东西？大手进一步伸进神的家来了！神的仆人和长老们，不是神家中的监督（守望者）吗？为什么守望者要邀请这个假先知、来冒充替神说话、先知讲道呢？但我只是个年幼弟兄，能在主内长者面前说什么呢？作什么呢？无能为力。

(5. 一以巴弗)

（注：此次聚会倪未参加）

### 要全教会搞控诉运动

党和政府，通过“三自”这个傀儡组织、也通过参加“三自”的奴婢们，要在全国各地神的众教会中开展一场“控诉”运动。这是党和政府对所辖制、所领导之神的教会进行改造中的一个重大措施。刚刚胜利结束的全国广大农村中的“土改运动”搞得非常成功，其中一个成功的关键措施就是在广大的落后农民中，大搞“控诉运动”地主与农民、到底“啥谁养活谁呀？”启发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建立且巩固了党在农村里的领导权，使农民一心一意跟党走、跟着党闹革命。今天，党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大旗下，要建立和巩固党对全国众教会和众仆人的领导权，肃清“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基督教界的影响，提高广大传道人 and 信徒们的爱国觉悟、阶级觉悟、革命觉悟”，从而为进一步改造教会打好基础并创造条件；搞控诉运动，照样是关键性的一环。既然倪弟兄和教会已经参加了“三自”组织，当然就要跟着党（统战部）、政府（宗教事务局）、和“三自”的布署和步伐走。

在全教会弟兄姊妹中，开始议论著将来要来临的控诉运动，倪弟兄和长老们也决定了要这么作，这么开展。“控诉”，符合圣经真理吗？控诉什么？向谁控诉？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或是新约教会，有过控诉的原则，控诉的事实吗？难道是向神控诉？肯定不是。而是向“人民”控诉，把“人民”当作神、代替神。基督徒这样作对吗？我没有办法，天天在祷告中难过、伤痛。以色列人曾多次悖逆神、走错路、拜偶像、惹神的怒气和愤恨；为什么今天教会也竟跟着世界走错路？尤其像南阳路这样不错的教会、像倪弟兄和长老们那样神曾重用的仆人，也去跟着时代潮流走错路？一而再，再而三！我真想要像旧约先知那样、去向神的家大声喊叫：我们走错了，得罪神了！不管人们听不听，我应该喊；但我又是那么软弱，能作什么呢？倪弟兄是教会的使者、是神的仆人，他第一个站出来，为所要搞的控诉运动作动员工作。某一个晚上，不是全体，而是组负责以上的肢体们。那晚，南阳路的一部分长椅子层层排成方圈，倪弟兄在中间坐着动员。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他自己对控诉事的体会。他说他起先也感到，我们南阳路教会跟帝国主义没有什么联系、似乎没有什么可控诉的事。但是，他强调一个“立场”问题。若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控诉，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控诉的东西；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那么，可控诉的事就多了。所以，要控诉，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5. 一以巴弗)

(1951年8月20日)倪在所在教会中讲《我是怎样转过来的》。

我是怎样转过来的

(一九五一年八月廿日讲)

(倪柝声)

最近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的事情和我们已往所作的有一点不一样，有一点不习惯。事实上乃是由于我们的思想有问题。我今天不是要在这里批评，乃是要认罪。我承认我的思想也不清楚，乃是最近一个礼拜，因着几方面的事凑起来我才初步的清楚了一点。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和你们谈一谈。

我先作一点见证。从北京会议之后，我回到上海，我里面起了一个极大的争执，或者说是起了一个极大的思想斗争，就是到底我们「超政治」可以不可以。这一件事在我身上觉得非常重，在这里有的姊妹和我同工三十年之久，也有人和我在一起二十几年。你们知道在这三十年中，我们完全传宗教，不摸任何其他的事。我们好像对于所有的事，都不感兴趣，只感觉宗教的事有兴趣。今天呢，好像三十年功夫中所有的一切都起了摇动。我在北京所听说「超政治」是错误的，这叫我非常为难，因为我没有认识超政治是错误的。我是心脏有病的，这一次心病又发。我在这么多年之中，经过了许多的事情，却从没有作过绝望的祷告。但是这一次我祷告，求主接我回去。

还有一个难处，就是最近的时候，联络员（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说，现在事情是已经过去了），特别提起应当控诉美帝国主义如何利用上海地方教会。我觉得如果要我起来这样控诉，是叫我撒谎。弟兄们，我实在是难过，我觉得我如果要避免人的审判，而落到撒谎的地步，那是我作不到的事。所以我又有一个祷告：「主阿！求你接我回去！」弟兄们，我今天在这里和你们谈，乃是我在这几个月之中，翻天覆地的在那里翻出一些东西来。

这几个基本的问题，叫我觉得非常困难，困难到盼望早日离世。我想这几个基本难处也许是今天晚上坐在这里我们一同学习事奉神的人所共有的。所以我觉得要把我自己转过来的情形和你们谈一下，让你们也在神面前看一看，到底这条路是不是这样走的。

### 一、「超政治」思想的错误

我的第一难处，就是超政治到底是对的，或者是不对的。我记得我还对刘良模先生说过，我觉得超政治有错误。但是，我今天晚上要对刘先生讲，我以前所说的超政治是错误的，还不彻底。这一次福州的控诉给我思想上一个很大的打击。郑证光弟兄说福州的教会受帝国主义的毒害比接受帝国主义钱的人还要利(原文如此)害。当时，我读他的话，心里有点疑问，可能有一点「过火」，因为他是年轻的人，

可能写稿的时候，写过火了。岂知不然，有弟兄从福州来，从他口里知道汪佩真姊妹也是同样的看法。我有几夜功夫睡不好觉，一直在床上翻来覆去，觉得这里面可能有那一点是我没有看见的。福州的弟兄在那里说超政治是错误的。但是他们看见的经过，在我是认为不够的。我必须有更多更可靠的理由，我才能承认。我现在是转过来了。但是这也不是一下子来的。这几个月中，一天一天都在那里增加，到了前一个礼拜四\*的晚上，我才彻底明了这件事，我们已往认为信徒是能够超政治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信徒是不能超政治的。一个人是自然而然的，不管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你觉得也好，你不觉得也好，总有某种政治的观点。你不能说你相信了耶稣，就没有政治的观点。

我在北京的时候，曾替有的外国人抱不平。虽然我三十年来是排外的，但是我还得承认有的外国人的的确是爱主的，是来传福音救人的，不能一笔抹煞说：他们都是帝国主义分子。到了礼拜四的晚上，我转过来了，我想恐怕不是帝国主义分子的外国人很难找。我记得起一件事：我看见一个西国教士，按着我们的标准来看，他是一个很好的信徒，他是一个爱主的人，他是一个传福音，希望人得救的人。以前他在上海看见有英国的员警，三道头，看见有工部局，看见了治外法权，看见有外国兵，诸如此类的事情，他都看见了。有一件非常希奇的事，就是他没有感觉，好像他觉得这些事是不必大惊小怪的，是自然而然的，是没有疑问的，或者说得再重一点，是天经地义的，是应该如此的。对于这些事，他连一个问号都不打。我礼拜四的晚上想到这件事，我就对我自己说，宗教信仰是一件事，政治观点又是另一件事。在这里有一个人，他的政治观点(原文如此。当系“点”之误)，的确是帝国主义的观点。如果我到了伦敦，看见中国人不必受英国员警的管理，要怎么作就可以怎么作，甚至可以武装起来，我要感觉希奇。我马上就看见，信仰是一件事，政治的观点，又是一件事。有许多人信仰是纯正的，但是政治观点是帝国主义。我礼拜四的晚上也记得我在印度所遇见的事。我应印度圣多马教会之请，向他们的工作人员讲道。圣多马教会是多马传去的，全体是印度人，他们比天主教还要早。有一些英国教士也来旁边听。有一天，一个英国教士问我说：“倪先生，你看差会的工作在印度怎样？”我说：“不能发展”。他就问，“怎么样？”我说：“总得英国政府退出印度，你们这些英国教士也退出印度，教会才会有办法。”他就问我：“为甚么缘故？”我说：“你们在这里，印度人不能分别你们是英国人呢或者是基督徒？”他们听见这些话很不乐意。其中有一位管理教士公所的姊妹，他(应为她)瞪着(应为“她”)眼睛，一直看我很久。她说：“你的意思是说英国人在印度是错的吗？”你们看，人能够是一个信仰纯正的人。但是对于印度人的要求能够麻木不仁，一点感觉都没有。她的政治观点是帝国主义的。

## 二、你所配上的是什么

礼拜四的晚上我就想到这一个：一个人可能在宗教上是纯正的，而在政治上是帝国主义分子。我发现信仰是一件事，政治观点又是一件事。我就问我自己，今天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连我自己在内，到底除了信仰之外，我们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只有两个可能：你不亲帝，就得反帝，你不反帝，就是亲帝；你不配上人民的立场，你就是配上反人民的立场，换一句话说，人不能“超政治”。尽管你说超

政治，自然而然有一个政治观点托住你，像一个茶杯，有一个盘子托着一样。这个杯子是宗教，但是你的盘子是什么盘子？那时我就恍然大悟，政府不是要问你的杯子如何，乃是要问你的盘子如何。政府不管你宗教信仰如何，不管你的宗教是长的，是方的，政府所要管的是你所配上的盘子是什么盘子，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立场。你是反帝的基督徒呢？或是反人民的基督徒呢？你到底是那一种的基督徒呢？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这不是问题。今天人民的问题，不是你是不是基督徒，他们老早知道你是基督徒，问题是你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你是帝国主义的基督徒呢，或者你是反帝的基督徒？总得划出界限来，表明出一个立场来。前礼拜二周处长在这里讲话，当他说到只有一个立场的时候，我的确受了很深刻的启发。今天人民对我们的要求，就是盼望我们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意思说，以人民立场来和宗教结合。今天所有的问题是到底你所结合的政治立场是什么立场。

我今天不敢说我十分清楚了，不过我觉得我是过了个阶段。我觉得我自己已往不对。已往我的态度是我们信主的人是超政治的。今天我要对你们说，这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脑子里是超的，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超的。说出来也好，不说出来也好，我们总有一个政治观点，如果不是反帝，就是反人民。

### 三、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看

我们总得有一个机会来表示我们政治的立场。政治的问题，如果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就不清楚。我们站在政治的立场上，人民的立场上，就完全清楚。我刚才已经说过，那个西教士，在宗教的范围里，我们说他是弟兄，但是你说在人民的立场上，反帝的立场上，你要这么说：「他在宗教上是一个弟兄，但是他在政治上的的确确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他的政治立场是帝国主义立场，他的政治态度是帝国主义态度。所以我们要分开宗教和政治来看，我们必须分得清楚，在宗教上的观点不能拖到政治的观点来，你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时候，你自然看见有许多的事情，许多的人，已往我们认为对的，今天要认为错了。

就如我们的「三自」，从宗教的观点上去看，我们的的确确已经「三自」三十年了，但是从政治的立场上看，我们的「三自」，连一天都没有起头。我们已往并没有坚决的站在反帝的立场上。我们的「三自」，也就和政治上反帝爱国的三自不一样。弟兄姊妹，盼望我们今天晚上，把我们已往所以为已经作得很好的，归在宗教的范围里。今天政府也好，人民也好，是要问我们在政治的观点上，人民的立场上，到底作了什么事？我们承认，我们一点都没有作。

### 四、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

也许需要引一个比喻。在神学上，我们知道人有二个范围，一个叫作在基督里，一个叫作在亚当里。在基督里的人是得救的，在亚当里的人是不得救的。在亚当里的人都不好么？不是的，我们知道在亚当里的，有的人道德很好，学问很好。爱心很大。有的人很忍耐，很慈悲。按我们宗教上的道理来说，

这样的人得救不得救?我们都摇头说,不得救。是因为他作得不(原文无此字)好么?不是的,是因为他在亚当里。没有接受过基督复活的生命和圣灵,管他作得多好,都不中用。要在基督里的才有用,在亚当里的没有用。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在我们乃是一个最普通的道理。

现在我问你们一句话,我们就算是有长处,到底我们的长处是在什么范围里?我们所有的长处都不过是在宗教的范围里。在政治的立场上,我们什么也没有作。我们说我们和外国人斗争了三十年。我是被老公会革除出来的,我是被老公会辞退教书职业的,护士职业的,怎么说我们受帝国主义的影响?请你们记得,我们所作的是这么多,的的确确作的很多,但都在宗教范围内的,并不是在政治范围内的。犹如在「亚当里所作的」在基督里都算不进去。我们和外国人的那些斗争,完全是宗教的,不是政治的,根本不能算。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一面我们看在亚当里所有的罪是罪,另一面也定亚当里所有的义为罪。我们在亚当里所作的一切好处都不算。今天人民对于你们也有同样的要求。你们在宗教里所作的才算,只有在政治里所作的才算,你们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算。你们在宗教上所作的,不要提,你们不要说你们宗教方面的长处。所有的控诉乃是在政治上,人民的立场上来看你们已往是如何的。到底你已往是站在人民的一边呢,或者是站在反人民的一边?是站在反帝国主义的一边呢,或者是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这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而把宗教范围里的东西拖到政治里来,就什么都糊涂了。

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有一个要求:我盼望你们在主面前,要花一点功夫,有一点思想,有一点祷告,求主给你们看见,人民的立场是另外一个东西,是政治上的观点,是政治上的思想,我们已往只注意属灵的事,我们没有注意要站在反帝的立场上,人民的立场上。

## 五、只有一个立场

我已往还有一个错误,我以为有两个立场:一个是宗教的立场,一个是人民的立场。但事实是只有一个立场,没有二个立场。从政治的眼光来看,只有人民的立场,绝对不承认有政治的立场和宗教的立场的对立。从政治的眼光来看,我不过是一个人民,相信基督而已,或者他是一个人民,不相信基督而已。在这里有一个人相信基督,有一个人不相信基督,大家都是人民,不过有的有信仰,有的没有信仰而已。并不是有一个人民的立场,再有一个宗教的立场,只有一个立场,就是人民的立场。今天我觉得作人民很简单,作基督徒也很简单,我们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作基督徒。换一句话说,你上面的茶杯是圆的也好,是方的也好,只有一个是要紧的,就是你这个盘子要弄好,你的政治立场要对。

前礼拜二你们听见周处长讲帝国主义在那里利用圣经,帝国主义在那里利用灵性的生活,帝国主义在那里利用传福音的热忱。有的弟兄姊妹听了,就发生难处,好像这是摸到宗教本身来了。圣经,灵性的生活,传福音都被利用,那到底信仰自由不自由呢?可是你们如果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能够看见帝国主义什么都会利用。从我们基督徒角度来看,有许多东西是神圣的,圣经是神圣的,祷告是神圣的。

从帝国主义的眼光来看，没有一样是神圣的。任何东西能够达到它的目的都可以利用。在帝国主义的眼睛里没有一样神圣的东西，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要利用。所以从宗教上来看，你们觉得难受，怎么利用这一个，利用那一个？慢慢的，请问，你的立场站稳了没有？你如果是一个反帝的基督徒，你读圣经，它没有法子利用。你如果光是一个基督徒而不是反帝的，你读圣经就很可能给它利用。所有的问题，是你是不是一个反帝的基督徒，你如果是一个反帝的基督徒，属灵没有关系。我礼拜五\*和周处长谈的时候，他就说这句话。你们政治的立场站稳了，你们属灵只管属灵，无所谓。不知道自己的立场的人，就有问题。你们如果不是积极的反帝，帝国主义就可以利用你的祷告，利用你的读经，利用你的属灵的生活。你们千万不要误会政府反对我们属灵的生活，反对我们宗教的热忱，问题乃是在乎没有亚当 46 的政治观点的那个宗教生活，是帝国主义所能利用的。你一反帝，它就没有法子利用。今天的问题不是杯子里是什么东西 45，今天的问题是你的盘子是什么盘子？是反帝的，或者不是反帝的。所以你们必须有反帝的立场，有人民的立场。——倪

（注：本篇所谈重点在乎政治立场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是在一九五一年解放初期，全国人民都在抗美援朝，所以重在反帝。重在站稳人民立场，割断和帝国主义的一切关系。那么什么是帝国主义？根据列宁所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的阶段，资本主义输出，而去侵略别国。但是我们要清楚反帝不是排外，不能把一切西国传教士都看成是帝国主义，当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外国传教士是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但那些彻底奉献一切，撇下一切，为爱人民的灵魂来传福音的人，不应该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但这是极少数的人。）

——来源：一基督徒网站(\*\*\*\*\* \*\*)

【编注：此篇《我是怎样转过来的》的内容中除了少数词句有参考价值以外，其余的内容满了错误，是应当予以否定、拒绝的。对此，基督徒应接受正确的内容，拒绝、否定错谬的东西、并引以为戒（帖前 5:20-22，林前 14:29，林前 4:6，林前 10:11，来 13:7，林前 11:1）

一个曾经如此发亮的、灵命成熟而又丰盛的传道人，竟因着站在错误的立场(不是在基督里)上而落入这样错误、黑暗的光景中去，这是很令人痛心的。】

进一步动员，是又一个晚上，分南阳路和虬江路两处进行，全体参加；主要形式是，让众肢体们自由发言、自我动员。我在虬江路，坐在前面管理扩音机的坐位。几个人发言后，我压抑不住灵里边的愤懑，起来，到小讲台话筒边。主要说的是：控诉运动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世界。控诉不是向神，控诉是向“人民”控诉，把“人民”当作神来敬拜。我们基督徒这样作是犯罪、是得罪神、是惹神发怒；……当时我拙口笨舌、结结巴巴、没有力量、说不清楚。然而弟兄姊妹们也听了出来，是责备控诉、反对控诉的意思。我看到我讲话时，有极少数肢体有反对我的表情、窃窃私语（其中有后述提到的蔡太太、和一位我敬重的老姊妹）；也有极少数肢体对我表示有赞成的意思；但可以看出，大多数的肢体们对

控诉这件事是希里糊涂、不知其所以然，只随着教会的大流走罢了。我结结巴巴地才讲了三、四分钟，并没有讲完，一位家负责弟兄立即上到台前、夺走了我的话筒，“你下来，下来。”他没有很多话，但很清楚，他的意思是说：“教会决定了要搞控诉，你怎么能反对？”我无可奈何地在众人面前闭口无言，退回原处。心中更加难过了。那晚回去，在床前跪下祷告，几乎一直是在主面前哭。“主啊，我想当个先知，却连先知也当不成。我想为你说几句话，但我连说话的权利也被剥夺走。我这个无用的器皿，还能为你作什么呢？……教会走了错路，长老作了决定，我能作什么呢？眼看着教会继续错下去，跟着掌权者和世界潮流错下去，但我有什么办法呢？……”哭呀、哭呀，就是没有办法。……那位夺走我话筒、不准我在教会中说话的家负责弟兄，当然向教会长老汇报了虬江路这边动员控诉的景况，特别提到的是：我公开反对控诉的事。张愚之长老，立即用电话召我去谈话，严严地禁止我再反对控诉，要顺从教会长老们所作出开展控诉运动的决定。我没有说是、或否，只听长老说话，也不表明态度。……长老看见我老不说话，最后还真有一点儿不放心我，(担心我还要去反对控诉)。

### 控诉大会的准备

经过两次动员会以后，部分弟兄姊妹就开始各自准备了控诉稿，……

南阳路教会的首次控诉大会近了。一切都在“三自”的领导和布署之下；倪弟兄和教会长老紧跟着、配合着。党，和“三自”领导上，为了更有把握地开好、开成功这首次控诉大会，所以决定和布署，在正式控诉大会的前一天晚上，先分成南阳路和虬江路两边，各先开一个“试”控诉；南阳路那边，由“三自”的干将刘良模亲自指导、主持；而虬江路那边，则由“三自”另一位干部蔡先生指导、主持。（蔡先生的太太，也是虬江路第22家的一位组负责姊妹，我认识，他们的儿子和女儿是守真小学部的学生）。会上，有好几位弟兄和姊妹站起来控诉，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一切进行的都很正常，最后由蔡先生作指导性的总结讲话。在总结中他指出，一位（胖胖的）吴弟兄所控诉的内容、太鸡毛蒜皮，没有把主要的关键问题控诉出来；又转身指着我说，这位吴弟兄控诉得好，抓住了重点、要点。我想不到这篇控诉稿，竟蒙了蔡先生的夸奖。散会后，蔡先生来与我握了手，对我说：你在明天晚上的正式控诉会上，可以作一个典型发言。

### 控诉大会大乱

第2天傍晚，我带着稿本乘1路电车去南阳路参加正式的首次控诉大会。路上约半个多小时。我知道这是一次争战，心灵上压力很大，却不知道前面会遇到什么事，就在电车上再一次迫切祷告，把自己的性命交托给我的主人。在聚会处，长椅三面层层排列、围着讲台前一块四方的空地。大会由刘良模主持，倪弟兄也在。经3位肢体控诉发言之后，我也站起读我的控诉稿。那晚不知怎的，神赐我发言特别顺利，说话通畅、慷慨激昂、声音哄亮，似乎我的普通话、也讲得比平时好的多。全场显得极其安静；控诉中间，只有一位高个子戴眼镜的家负责弟兄，从会场的一端、绕了一个大圈子、走到讲台前旁坐下。我按次宣读到第4部分（传福音），尚未读完，突然听到“嘘”地一声，立即，嘘声四起、全场都轰闹起来。“这个人是那儿的！”“……”全场人都把我当成一个插进来进行破坏的特务间谍一样，喊这个、叫那个，乱成一团。有一位元青年弟兄，（我认识他，因在交通聚会上听过他作见

证，是一位很爱主、很追求的弟兄，但大概他不认识我），他敏捷地从我手中把稿本夺去，并坐在我旁边、看守着我。那时，我心灵中非常平静、喜乐，我默默地为南阳路的肢体们感恩。心中说，到底还是南阳路的弟兄姊妹，在心灵中还是能被这些话所刺痛的，恐怕换一个别的教会开的控诉会，我这些话还刺不痛他们的心呢，我这篇控诉、还能顺利公开地进行呢！那时，刘良模不见了，倪弟兄也不知去哪儿了。有人叫我站到小方空地，盘问我这个，又有几个人接着责问我那个、又那一个、我一耐心回答，当然他们是不会满意的，而且等不到我回答，一句、两句，立即又有七嘴八舌的许多新问题提出来，你喊一句、他问一句，弄得我最后无法一一作答，干脆只好坐下来不答了。但整个会场继续乱得不可开交。正还纷乱时，我上述提到的那位高个子戴眼镜的家负责弟兄站了起来（第一下嘘声，可能是从他开始的），他向大家摆手示意，会场略略静了下来。他说话的矛头所向，完全不是针对我。他说：有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倒要问一问刘良模先生，要请刘先生向我们大家说说明白。我们传主的福音，到底可以不可以，政府许可不许可，传福音合法不合法？务必请刘先生当着大家说说清楚。（几年以后，我听到说，就是这位高个子戴眼镜的家负责弟兄与别人一同被抓下监后，在关押审问中吃了许多、很厉害的苦头，只是情况不详）。刘良模硬着头皮出来了，因为他是控诉大会的主持人。我真佩服刘良模的口才、和他那两张灵巧的嘴皮，真会说话呀！他极力安慰大家，三番四次着重让大家安心、放心，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完全可靠的、不会改变的、绝对兑现的，并用许多生动实例来证明。可他就是小心翼翼、绝口不说一句“传福音是合法的、自由的、政府是许可的”不！绝对不提一句、也不漏嘴半句；因他心中明明知道、党和政府最恨到处真的传福音、领人悔改信主；自由、许可、合法，管不了则无奈，管得了就立即变成相反、狠狠打击！就凭他那两张巧嘴皮，渐渐地把全场的不满情绪压下来，安慰安慰、淡漠下来，时间也确实很晚了，只好散会。

(5. 一以巴弗)

（约 1951.10.30.）这时当局派干部参加上海南阳路的聚会，试图在教会讲台中，挑起他们自己的控诉会，最后于一九五二年年初，在三自会总部的强劲压力下，有两位三自会的代表在一次聚集中向信徒演讲。他们在演说中控告差会领袖们帝国主义的行为，结果只带来一阵静默抗拒，无人发言支持，最后突然有人勇敢地站起来说：「难道保罗不是为基督看万事为有损的么？我们是否应该为基督的缘故，视伟大的人民政府为粪土呢？」这时一位安排在会中的干部站起来，喊着说：「倪柝声命令妇女们在祷告时蒙头，这不是专制么？」他们原先计画来煽动会众，但反倒使控诉者招到相反果效，弟兄们接着盘问这个外来的发言者。三自会的讲员站起来宣告说：「显然你们是不想自我改造，不接受此种训练，我要倪柝声自己负责你们的再教育。」

所有在教会中的人，都看出他们正遭到怎样的逼迫。无疑地三自会兜销员遭遇了一次挫折，但他们仍等候机会。

(2.)



一九五一年十月人民政府制定了两项道德改造运动，并计划在未来的几个月中推行至全国，「三反」--反对腐败、浪费及官僚作风，「五反」--反对贿赂、逃税、偷窃政府财物、膺品和在商场上为了个人投机而偷取贸易机密。贴大字报的人，在各地召集群众公开悔改与认罪，因着不分青红皂白的控诉和伪告，产生许多突发的自杀，这个运动不过是未来一连串事件的开端，而且似有继续漫延之势。倪柝声由于把生化制药公司转让给其他有能力的商人而被注意，同时因着政府怀疑而命令调查公司的账簿及税捐。

(2.)

（1951年）十月三十日基督教三自会的官方定期刊物《天风杂志》，发表出一位署名南京「小群」教会信徒的文章，他写着说：「为了揭发祠堂巷教会（南京）的秘密组织及黑暗的工作，我以一个属于祠堂巷教会的信徒来说，起初我认为它是最属灵的教会，直到经过三自革新运动的教导后，我看清它实在是一个卑鄙的场所。我曾被它长期蒙蔽，但今天我站在爱国家和爱教会的立场，以公正的气愤来揭发它所自认的『属灵』。为隐匿他们反革命性质，祠堂巷的负责人坚持并强调她是一个『地方教会』，事实上如北平、汉口、汕头、福州等地。倪柝声以超越了教会的范围在暗中、神秘地控制了这些教会，为了他个人极权的统治，他散布反革命毒素，支配教会信徒的思想，他无耻地自称为『神的使徒』！」

（1952年）一些同工见此，正观望倪柝声将要采取何种自卫行动时，倪柝声回想神在他生命中的四次熬炼：一九二四年在福州被赶出教会和随后的复兴；他在重病中面临成为名布道家或藉地方教会追求基督徒见证这种较不受人注意的工作间两难的抉择；中日战争期间从服事上退出及再回来时属灵的丰盛；及这次对他个人的攻击。而这次攻击是包含以前各次的内容，无疑每个批评都有一些事实，他曾自忖为何要伸冤呢？每次主的责备及打击，岂不是带来更多的造就和属灵的结果么？

倪柝声在经过与张品蕙、同工和长老商量后，决定专心于一件事上，就是为信徒预备圣经资料。李渊如姊妹和她的助理们，说明记录他所给的资料，举例来说，他向一班青年们讲到如何证明神的存在。也有其他一些实用的题目，如基督的公义及智慧，神为信的人所显出的荣耀和神统治的大能。但事情发展并不如他们所安排的，因为这时政府命令他离开上海，财政问题，特别是药厂的生意，教会为此而受到牵累，需要他亲自到东北负责处理。所以在面对生死关头，他们努力争取时机，他们从白昼工作至夜晚，每天只睡两个钟头，详述和记录神的话语，直到（一九五二年）三月。

由于政府下了最后通牒，无法再拖延。他给基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留下一句劝告的话，并说：「告诉香港的弟兄们，叫他们解散所有教会的有关企业。」他忧愁地离开张品蕙，带着极深的忧虑前往哈尔滨，直到一九五六年一月他被起诉，这次是信徒最后一次听见他的事。

(2.)

(1951年)十二月一项公告命令所有接受外援资助的机构，登记款项来源、数量及他们使用情况的详细报告，倪柝声奉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代表「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团体。事实上，倪柝声曾接受宣教士们的个人奉献及海外对福音工作的捐赠，这并非固定的经济支援，当局认为它起不到控制地方教会的作用，因此并没有把他们列入「帝国主义的工具」，他是受当局邀请，奉命参加为着交换经验。

上海的聚会一直在「极不正常的」环境下继续着，所有的同工正努力把握时机为主作工。

(2.)

……我们知道倪弟兄在病床上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歌。有一首诗歌叫你想起寇每尼（译音）的那个祷告。眼看着主的见证，眼看着一切都过去，虽然主在中国做了许多的工作，现在主一样一样来拆毁，最后一个个都没有了，因为慢慢地门就关掉了。所以，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倪柝声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和寇每尼的感觉是一模一样，我把它稍微读一下，……393首（《圣徒诗歌》），这是倪弟兄最后他在病床上，那个时候他写了这首诗歌。他的师母写信给香港的弟兄，那个时候他所经过好象经过整个的地狱一样，整个的环境好象阴府的门通通打开了，所以当他在病床上，他眼看着神的建造、建筑一样一样的被拆毁，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歌。他说：

神，祢正在重排我的前途，  
祢也正在拆毁我的建筑，  
忠心事奉的人日少一日，  
误会增加，清白逐渐消失。

（副歌）

我眼有泪珠，看不清祢脸面，  
好象祢话语真实不如前；  
祢使我减少，好叫祢更加添，  
好叫祢旨意比前更甘甜。

我几乎要求祢停止祢手，  
当我觉得我已无力再受；  
但祢是神，祢怎可以让步？  
求祢不要让步，等我顺服。

如果祢的旨意和祢喜乐  
乃是在乎我负痛苦之轭，  
就愿我的喜乐乃是在乎

顺服祢的旨意来受痛苦。

好象祢的喜乐所需代价  
乃是需我受祢阻扼倒下；  
所以我就欢迎祢的阻扼，  
好叫我能使祢的心喜乐。

祢将车辆赐与别人乘坐，  
祢使他们从我头上轧过；  
我的所有祢正下手剥夺，  
求祢留下剥夺的手给我。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最好的一句：我的所有祢正下手剥夺，求祢留下剥夺的手给我。这个“stripping hand（剥夺的手）”就是十字架的手。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叫“倪柝声”这个人更减少，叫主自己更增加。

所以最后他失去自由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觉得没有希望。他不知道，当他坐了监牢以后，“Normal Christian Life(《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成为“best seller（畅销的）”（这个世界上最畅销的一本书）；他也没有预想到，就因着好像这班弟兄们种地一样种到地里面去，结过好多年以后，你看在中国那个地方，就开花，就结果了。今天无论在什么地方，就像法国一样，“旷野中的教会”，在山里面，无论在什么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许多人奉主的名聚集，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寇每尼的故事重新演……

——根据讲道《基督身体的见证史》(2)(影音信息)(陈希曾)记录、整理。

就在他失去自由之前不久，他写了一首诗歌，很能显示出这个时候他的心在主面前的情形。

- 一、自从当年橄榄山前一别离，          至今你仍未向我们呼召；  
历世历代我们都求看见你，          但你好像不听我们祷告。  
副歌：你来！就来！                  我们呼求你快来！  
          我们的心所有盼望是你来！          我们等候你快来！
- 二、爱主，自从当年你上升之后，          这里都变何等枯燥无味；  
我们时在祈求，又时在看守，          每一动静，都疑是你已回。
- 三、景色虽美，你我何日才相聚？          山水虽佳，你今在天何方？  
花香鸟语、不能使我有情绪，          因我正在思念你的容光。
- 四、主阿，我们等待已久，真焦灼，          不知还要多少时候等待；  
从每次日出，直到每次日落，          我们都是望你能就回来。

五、当雨每次滴沥，海每次澎湃， 风每次吹动，月每次照明，  
我们都望就是你已经回来， 何等失望，至今尚无动静！

六、若非纪念你临行所赐命令， 我们就要灰心，无意工作；  
但你要我们一面等你来迎， 一面努力工作为你生活。

七、主阿，求你纪念日子已长久， 应许已过，多年尚未应验；  
希望又希望，一直希望不休， 要来未来，可否来在今天？

(3. 一江守道)

回忆那些同住的年日里，我从未听到他提高声浪说话。发脾气？那更不用说啦！当人无理指责他时，他就像约瑟般受下。舅母说，有一次他接听一个电话，历时一个钟头有多。当时对方说什么，她不知道，她只听到丈夫总是以："是的！哦！是的！"对答。事后，她忍不住要问到底所谈的话题是什么，若一切都是"是"，那就没有问题存在，既无事又怎能说这么长的时间呢？因为他不是一个啰嗦的人。

回答说："对方是一位弟兄，他在骂我。"

舅母说："你没做错事，为何不自辩？为何不挂断电话？"

答："按我的老亚当生命，他不会骂得过分的。"

作这样的对答，是因为他相信他的一切神都知道，并且人的一切善恶终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林后五：10）。

——跋：算是配为这名受辱（陈供生）

1952年4月，共产党的中国政府命令倪柝声去东北；4月10日他为公安部门拘捕。

(3. 一江守道)

由于倪柝声离开了信徒们，三自革新会的代表暂时放低了栅栏。各地「地方教会」聚会的长老得着一个无条件的保证，若他们加入三自教会的主流，「正如溪流，当它愈往前流，它就愈清晰及宽广。」他们被告知：「门仍是开着，我们伸出友谊的手，希望有一天能合一的同居」。因为无法连系倪柝声，又没有较属灵的人可以商讨，所以他们一个个轮流地被逮捕，不久他们大多数为着这样的行动后悔。

如早在一九五一年武汉城里，「地方教会」的会众已加入三自革新运动，顺从所指示的「学习」课程。后来他们中间有一位传道人何广涛，带领他们再度出来。面对警员的控诉，他曾说：「我们退出这个运动，纯粹是为着信仰缘故，因为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所以长老们拒绝接受电影票，及其他从宗教事务局发下来的学习资料，对派到教会报告政府宗教政策的官员予以冷漠地接待，许多其他地方教会跟随他们的榜样。一九五四年何弟兄召集全国中心地区各地传道人在武汉开会，鼓励他们凭信心带领会众从三自爱国运动中独立，也为那些尚未退出的教会祷告。在倪柝声被捕的四年中，许多

教会在此种情况中再次寻得他们属灵的道路。一九五五年上海教会也退出这个运动，他们因此为自己带来了凶猛的怒潮。

(2.)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八日星期三，宗教事务局在南阳路教会聚会所，召开了一连串的集会，全体会众都要参加。集会持续十二天，参加的信徒不用去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上班，因为当局已给集体请假。在这些集会中，他们对信徒宣布倪柝声及与他有关系之人的罪状，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控诉他们有帝国主义的阴谋、间谍行为、对政府政策有反革命之敌对行为、妨害经济之不法和整体的淫乱，这些罪行记载在一本指控书上，共有二千二百九十六页。这种聚会是要提供资料给教会成员，引起他们的愤慨，预备在月底所要举行的群众控诉大会中有所斩获。他们事先告诉教会的长老和年长姊妹们，给他们机会承认自己是共谋，并且领导教会公开抨击倪柝声为人民的敌人，两位长老做了声明，但被认为还不够妥当，而俞成华、李渊如及汪佩真则拒绝做任何的控诉。

(2.)

#### 第四部分 1952.4.10. (被捕) ——1972.6.1. (殉道)

一九五二年十月当他五十岁时，他在东北被公安局逮捕，初次询问可能是在哈尔滨或北平，……

他们曾允许他恢复基督教的公开地位，若他愿意带领他无数的跟从者，在三自\*\*\*会内，与中央人民政府合作。

……

由于神能力的保守,他的心思并未被改变，也没吐出任何自白足以成为他们的把柄。

(2.)

1952年6月初，在上海福音书房出版了《诗歌（增订暂编本）》，共有诗歌1052首。(即上文中提到的从约1950年（初）（？）之后开始，倪与几个弟兄日夜赶工，翻译、写作、整理、搜集、筛选下完成了的1052首诗歌集。)

( ——参第三部分中的内容)

(参考资料) 倪柝声在狱中 (吴友琦述) (内容有删减)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属灵的长辈，我来自中国上海。我姓吴，名友琦。今年（二〇〇三年）六十八岁。我本来是中学教师，一九六〇年因为反对“三面红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关押在远东最大的监狱——上海市的提篮桥监狱。

倪弟兄是在一九五二年被捕，被捕以后就好象这个人从地球上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事情。感谢、赞美主，主怜悯我这个卑贱的人，祂爱我，留下了我，让我有机会把倪柝声弟兄在监狱中，凡我所知道的事情，可以告诉大家。

我和倪柝声弟兄相处前后一共九年（1963~1972年），其间曾分开过两年左右。感谢赞美主，最终又把我们将带领在一起，直到他被主接走前三天，我们才分开。这么多年，有许多见证。倪伯伯也是个人，今天我要见证的是他属人方面的事。

一九六三年，因监房调动，把我和倪伯伯调在同一个楼层，同一个小组，并睡在同一个房间里。从此，我和倪伯伯结下不解之缘。

提篮桥监狱相当大，一共有十幢楼房，每幢楼房（即每个监房）有五个楼层，每个楼层有九十个房间。如果平均计算，每个房间关三个人，一幢楼就可以关一千多个人。这么大的监狱里，在几万个人当中，要遇到一个人并不是容易的。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号监房里相遇，这是主的安排。

在我们这个牢房里，有倪伯伯、我，还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是个弱智，他讲话讲不清楚，一直哦哦哦，头不断地摇，右手总是在胸前放不下来，他也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当我进入这个牢房时，我对倪伯伯是非常不友好，我对他很反感，我对他非常敌视，我看不起他，我不愿意和他讲话。为什么？因为他当时是小组长。在监狱里，犯人有小组长。在我的眼里小组长都是拍政府马屁的，都是政府的走狗，都在犯人的头上捞稻草，踏在人家的头上往上爬，好让自己减刑、别人加刑。另外，我为什么被捕，我又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我就是讲几句话，你们就抓住我不放，所以我怕，我惧怕他，我不敢和他讲话。牢房里三个人，一个弱智不会讲话的，一个就是他，一个我自己。他每天在写东西，他不汇报我，汇报谁呀？我敢和他讲话吗？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没有和他讲一句话。他坐在门口写东西，为什么坐在门口？我们被关的牢房宽一米五、六左右，我伸开手可以碰到两边的墙；长有两公尺左右；三面是墙，没有窗，前面是铁门。铁门口有一点亮光，倪伯伯要写东西就坐在铁门口。发给犯人的饭、水，都是放在铁门口，门不用开，我们手伸出去，就可以拿进来。他坐在门口，东西都由他拿进来的，我的饭、热水、冷水都是他拿进来的。我不愿意和他讲话，从来不感谢他，是他自己愿意做的，我们两人关系很不好。

后来有一件事情发生，这是主的安排。我只有一个亲人，就是我的妻子。她是上海水产大学毕业，在

上海景岗中学教化学，我们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儿。犯人家属每个月可以探监一次，送来一点东西。我的妻子很爱我，她每个月都会来看我，我以为她在外面还一直在教书，其实她也发生了事情。

一天，学校校长叫她去问：“周老师，听说你丈夫是个反革命，现在关在提篮桥监狱？”她回答：“是。”“你必须和他离婚。”我妻子说：“为什么？”他说：“政府有规定，反革命家属是不能做人民教师的。你丈夫是反革命，思想反动，你和他接触在一起，你怎么能教好同学呢？所以你一定要和他离婚。”我妻子就说：“我和他结婚的时候，吴友琦不是反革命，他是上海市的拳击运动员，可以代表上海市出国比赛的。结婚以后才是反革命。如果我现在和他离婚，再嫁别人，这个很难保证，那人以后又是反革命，我又要和他离婚，再嫁别人？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有个女孩，我还年轻，再嫁会另外有孩子，对现在的孩子成长很不利。再说，吴友琦被判七年徒刑，我可以等他，他出来以后照样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还可以做夫妻。”她这些话讲得非常讲道理，校长和教导主任都讲不过她。可能就此甘休吗？不可能。过不多久，校长又叫她去问：“那个问题你考虑好了吗？”她回答：“不考虑。”校长说：“那我们也不考虑，这是政策规定的，你把工作证交出来，你不离婚就离开学校。”当时大陆的情况和现在完全不同，离开学校就没有工作，不能自己做任何事。我妻子离开学校以后，一路哭着回家，头脑一片空白，今后怎么办？生活怎么办？女儿怎么办？回到家里抱着女儿痛哭，没有人安慰她。

过了不久，到了探监的日子，她来看我，她把她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我听了以后，非常气愤，天下哪有这种道理？我无缘无故被你们打成反革命，你们还不肯放过我的妻子、不肯放过我的女儿！我的妻子说：“我今天是卖掉手上的手表，才来看你的，以后我不知道怎么办。”弟兄姐妹，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没有偷、没有抢、没有爆炸，我不是国民党、不是特务，我不是地主，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做，我叫什么反革命？我没有贴一张反动标语、也没有发一张反动传单。我“反”在哪里？我想不通。但是有什么办法？当时我的妻子哭得很厉害，我没有流一滴眼泪。我从小在红旗下长大，共产党教育我，在敌人面前是不能流眼泪的，今天我就不能流一滴眼泪给你们看。我本来不是你们的敌人；我是拥护你们的，解放的时候我才十二岁，我还给解放军带大红花。是你们把我推向敌人一边，我这个敌人是你们制造出来的。五分钟的探监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的妻子抱着小孩离开了；我站在那个地方看着我的妻子，我不晓得以后怎么办，我不晓得她会不会和我离婚。突然我妻子回过头来，大声叫：“你身体当心啊！”这叫声现在还留在我的耳朵里，是撕心裂肺啊！我没有任何办法，我不能冲出去，我不能窜出去，我没有机关枪，我不能和他们搏斗，我只能任他们宰割。

在狱警的推送之下，我回到牢房，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牢房里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床，我靠着墙哭了起来。不久我发现我的一只手被人抓住。牢房里一共三个人，我知道一定是那个讨厌的倪伯伯抓我，我当时很气愤，他是最瞧不起的人，他抓我的手做什么。我连话都不和他讲，我不要他同情，心里想把他的手甩开。我是个拳击运动员，当时我很年轻，他是个年纪大的人，又有心脏病，只要我一甩，他整个人一定被我甩到铁门上去。但是，弟兄姐妹！真的很奇怪，这是一件奇迹，当时我的手竟然举不起来，倪伯伯并没有多大力气，我至少举了三次，就是举不起来。这时我听到倪伯伯在

我的耳边讲：“友琦阿，哭出来，哭出来好一点，舒服一点。”他的这句话很打动我。因为在监狱里有监规，规定不能大声哭。为什么不能大声哭？因为犯人都很伤心，你一哭他也哭，在监狱里大家哭起来就不得了，这叫监潇，对改造不利。我想，倪伯伯应该要对我说，你不能哭啊，你哭是犯错误的啊，要好好改造啊，总该这样讲才对。他是小组长，要站在政府一边。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说，你哭出来，哭出来舒服一点。通过这句话我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这时我放声大哭，我哭的非常响，我什么都不管了。就是监警过来，骂我、打我、枪毙我，死了算了，家里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死了也无所谓了。奇怪那天监警也没有来管我，后来我哭得没有力气了，倪伯伯拿毛巾给我擦脸，还倒水给我喝。我们两个人就坐在地上，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和他讲话。我把自己的遭遇讲给他听，想不到倪伯伯非常爽直，他把自己的遭遇也讲给我听，把他家里的事情也讲给我听。从这天开始，我们的话越来越多。他告诉我他非常忙，他是基督徒。还告诉我，他的妻子非常爱他，他的妻子高血压非常严重，低压一百四、一百五，高压二百、二百以上，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都是主的扶持，主的怜悯。他希望他的刑期能够早一点满了，能够早一点出去，还能够和妻子见面，如果他的刑期长一点，他的妻子走得快一点，今世就永远不能见到他的妻子了。他的妻子像我的妻子一样非常爱丈夫。他还告诉我很多事情，我们两人的讲话越来越投机。他还说一个基督徒是不会反对国家领袖的，因为国家领袖是主让他做的，他向我传起福音来了。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想，我很清楚我自己是被冤枉的，这样看来他也是被冤枉的，他没有反对政府，基督徒不好反对领袖，你把他打成反革命，这不是冤枉的吗？所以，我就问他，你现在还信不信主？他回答说：“你们不信，我信；你们没有看见，我看见。”这是他的原话。很简单的话，我一直记住。

二十四年以前，有一个弟兄来找我，我把这一件奇迹讲给他听。我说，我想不通，当时我的手为什么举不起来，我这么大的力气，他握着我，我甩都甩不掉。弟兄讲得很有道理，他说，你这只手是举不起来的，主耶稣是不会让你举起来的。我一听就通了，是阿，我是一个卑贱的人，主找到了我，主拣选了我，我的手是举不起来的。

我们两个人关系好一点了，谈话投机了；旁边还有一个人，小弱智，他也高兴，在旁边一直笑。他讲话也多了，但是他讲的话我听不懂，最多百分之五十。倪伯伯全部懂，他做我的翻译，我们三个人就这样在一起苦苦地过日子。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有一天，监警把倪伯伯叫出去，过了很长的时间，中饭都来了，他还没有回来。现在我和他的关系好了，我就把他的中饭用棉被包起来。以前我是不会管他的，扔掉就扔掉，关我什么事。他回来后，我看他有点不高兴，坐在地上，我就问他：“叫你去做什么？”他说：“他们要我放弃信仰。”我说：“你答应了吗？”他说：“我没有答应。”他还说：“他们要我放弃信仰，如果我答应了，他们就让我回家。”我说：“你不同意啊？”他说：“我不同意。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姓蓝的名叫蓝锡章，另一个姓张的。这个姓蓝的是上海一个很大的医院的院长；姓张的是上海一个县的县长。他们两个在天主教中都是比较有名望的。”我就问倪伯伯，他们两个怎么样？



他说：“他们两个都放弃了，一会儿你就知道。”过了一会儿监房的广播喇叭就响了。监长讲话说：现在有两个犯人，通过政府的教育改造，思想转变了。表现很好，愿意公开放弃他们过去的信仰，放弃反动立场。现在他们两个人自己讲话。蓝锡章和张某就一个个讲话，他们先把自己臭骂一顿，又把天主教臭骂一顿，说天主教是帝国主义利用的特务组织，是反革命。他们是上当受骗，通过政府的教育，公开放弃这个迷信，脱离这个反动组织，彻底悔改。他们痛哭流涕。他们讲完了以后，监长就宣布，现在经过狱长的批准（监长是监房的头头，狱长是整个监狱十个监房的最大的头头），他们两个人提前释放，今天就回家。弟兄姐妹，当时听到这些话，整个监狱的犯人都震惊了，我也很震惊！倪伯伯就在我面前，我两只眼睛盯着他看，你前几天还向我讲，你的妻子对你那样好，你们是那么恩爱；你的妻子身体是那么不好，那么危险，你那么想念你的妻子。今天人民政府让你回去，你只要讲一句话，说你放弃好了，只要开一个口就好了，就回去了，你都不愿意！一句话你都不肯讲，你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你相信主，相信到这样的地步！你这个人我真是读不懂。弟兄姐妹，我从小就读过这样一首诗，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写的，他写道：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这说明自由是多么可贵呀！今天人民政府给你倪伯伯自由，你倪伯伯不要。倪伯伯为了主，生命不要了，爱情不要了，连自由也不要了。倪伯伯是三者皆可抛！他这么爱主，这么信主，我实在是受感动！共产党这个办法实在是触灵魂，对倪伯伯是很厉害的。你不放弃，放走两个人给你看。倪伯伯无动于衷，触不到他的灵魂。但是我的灵魂倒是被触到了，我知道倪伯伯这个人不是傻瓜、不是弱智，他这样相信耶稣是有道理的，相信耶稣一定是很好的好事情；我也要相信耶稣，我也要跟着倪伯伯相信耶稣。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觉得一定要信主，人人都要相信主，要脱重担要相信主，要得平安要相信主。

有弟兄姐妹问我，你是读了倪伯伯那一本书、那篇文章才相信主，我说我不是读他的文章相信主的，我认识他的时候还不相信主，没有读过他的文章；我是读他的人才相信主的。中国有一句话，言教不如身教，我是看到他的实际行动，这感染了我，我才相信了主。倪伯伯是个人，我就是对他这个人的感性方面的认识才相信主。他的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的。

我就是这样通过倪伯伯在监牢里得救的。倪伯伯在监牢里，他并没有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把手一举：朋友们！你们都要相信主阿，于是几万个人都相信主啦。倪伯伯也没有在监牢里和共产党作斗争、斗到底，是英雄、是好汉；不是这样，这是谎言，没有这个事，他只是坚持不放弃信仰。我们说话要实事求是，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

我们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岭劳改农场，在那里我们又在一起呆了五年。相遇时我们俩都很感动，我写了一首诗：

彼此依依相见晚，主有安排难预感；  
本是同袍同泽人，皖地重逢叙忠悲。

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年纪又大，步履艰难。我们住的地方，离开食堂大概有六、七十米远。我们是住在低处，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边上。到食堂去打饭，要爬过两个陡坡，过马路。这对倪伯伯来讲，根本办不到。所以每天三顿饭，都是我帮他打，带回来吃。忽然有一天，狱警把我找到办公室。他问我为什么天天帮倪伯伯打饭。我说：“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两个坡他是爬不过去的，我帮他打饭，照顾他，是应该的。”想不到这个狱警把脸一沉，对我说：“胡说，他是装病，让他自己去打饭，以后不要你帮他打。”这很清楚，他们是在故意刁难倪伯伯，当然我不去理会他们的警告。

过了几天，有一次我又到食堂打饭，伙房里的工作人员对我说：狱警已经通知，谁都不能帮倪伯伯打饭，他要自己来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得回到宿舍里，一五一十地把情况告诉倪伯伯。我知道倪伯伯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我叫他赶紧想办法。我就坐在他旁边，等他拿主意。等了很久，他终于开口，他说：“我愿凡事顺其自然。”我听了他的话，大吃一惊，听其自然，一切顺从主的安排。我真是又气又急，没有想到他怎么讲这样一句话。“你不想吃饭啊？”我不想去顶撞他，只好把自己的饭分一点给他吃。就在分饭的时候，感谢、赞美主，主给我这个笨头笨脑的人一个好主意：我本来中午是吃五两饭，现在我可以对食堂伙夫说，今天我劳动累了，我要多买一两。食堂不会怀疑我。我就打六两饭，回来后，我把二两饭给倪伯伯吃。他年纪很大，二两饭就够了；我吃四两，虽然少一点，但还可以过得去。就这样，我们两个人每天分而食之，难关也终于渡过去了。

一九七一年，有一天狱警允许我把一封倪伯伯的家信带给他。原来信上写着，倪伯伯的妻子倪伯母从椅子上摔下来，断了两根肋骨，正在医院抢救。我一边劝倪伯伯不要着急，一边叫他赶紧打报告，要求回上海探亲，我可以陪他一同回去。照理，当时我和倪伯伯早已刑满，不是罪犯了。但是一九六六年，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到期的犯人一个都不释放；按照规定，我们每年可以回去探亲一次，为期半个月。我想，现在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总可以让我们回去一次罢！

一开始狱警对倪伯伯说，让我们考虑考虑。后来又说，你心脏病这么厉害，路都走不了，怎么回上海？倪伯伯对他们说，我可以陪他回去。狱警说，再考虑考虑，这样一拖就拖了半个月。当我们再去问狱警时，这个监警干脆把脸一板说：“你回去干什么？你又不是医生。况且你老婆的病情现在已经好转，我们了解过了。我们研究过你要求探亲的报告，我们不批准。”倪伯伯一句话都没有同他们争辩；也不让我和他们讲道理，就和我一起回到宿舍，他默默地祷告。有人看到倪伯伯嘴唇在动，就问我：“老倪是不是在作祷告？”我说：“没有，他是在作气功。”后来狱警也来问我，我也照样回答他。但是我知道，倪伯伯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祷告。

终于有一天中午，我收工回来，看到倪伯伯泪流满面，原来倪伯母去世了。倪伯伯很悲伤。我一面劝倪伯伯不要悲伤；一面鼓励倪伯伯再打报告，要求回上海奔丧。我想这一次总该批准罢。想不到左等右等，还是不批准。狱警说：“人已经死了，你回去有什么用？”弟兄姊妹，有谁受过比这个更痛苦的折磨么？倪伯伯心痛阿！他要主，坚决相信主，他忍受下来了。

当时他写了一首诗：

哭千声，唤千声，  
卿声我惯听，缘何卿不应？

我看到这首诗，就在下面和道：

横报告，竖要求，  
奔丧人长情，奈何不批准？

倪伯伯一生爱主，遭受了很大的痛苦。过了几天倪伯伯就从悲伤中脱离出来，他的生活恢复正常，每天坚持祷告。

九个月以后，他被调到白云山，那是一个皖东的僻野。一个连路都走不动的心脏病人，一个人坐在拖拉机上颠簸着和我们分别了。三天以后，传来了倪伯伯耗讯。

倪伯伯除了在身体上遭到折磨外，他在精神上更是忍受了难以忍受的摧残。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什么也没有得着，但是他得着了主。他让我们透过他看到了主！他是瓦器，但是在他这瓦器里有宝贝！

.....

(13. 《倪柝声在狱中》吴友琦述)

——来源：一基督徒网站（\*\*\*\*\* \*\*）

（编注：据一基督徒网站介绍：上文讲述者吴友琦是（李常受）异端召会团体里面的人，所以，他的话仅可作为信徒的参考之用。因其曾受倪弟兄的影响，我们愿意相信其也有可能是得救的人。愿其早日从异端团体里出来。）

## 万小玲的见证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18 节）

——记倪柝声夫妇末后两三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祂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来一二：2）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启七：14）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那是神为大陆弟兄姊妹预备的一炉炼金的火。我的姨婆倪师母（张品蕙姊妹）年轻时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她一直是倪弟兄的贤内助。公公（倪弟兄）入狱后，她也曾一度入狱受审，出来后仍一直受监视。在文革中，因为公公的缘故，她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受到许多非人的折磨。婆婆身体很不好，有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及高血压心脏病，但自始至终，她一直坚心仰望主，“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宰羊的人手下默默无声。”

1966 年夏的一天，她被一群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连续审拷昼夜，我们在外面只听得阔皮带一声声的抽打，并夹杂谩骂恐吓声，一声声像是抽打在我们心上，但却没有听见婆婆一声言语。过了许久，婆婆被押出来，眼睛被打肿得像青馒头，身上也多处伤痕。那期间她的眼镜被打碎几副，连最起码的人格都得不到尊重。多次她被揪斗、游街。有一次，她同另外两位老姊妹一起被迫高举双手，手上套着鞋子，头上戴着纸做的尖顶帽子，项上挂着牌子，被责骂、凌辱，勒令她们这样站着达数小时之久，目的是要她们放弃信仰不再信耶稣。但几个钟头下来，她们三位都一声不吭。最后红卫兵忍不住了，分别一一喝问她们：“你们到底还信不信你们的耶稣？”她们个个都坚说：“信！”红卫兵们气极了，拾起地上的皮鞋，一下一个扔到她们身上、头上，说：“带着你们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去吧！”感谢神！在所有的逼迫中，神与她们同在，赐力量坚固她们。事后当她们谈到这次遭受的逼迫，都觉得很喜乐，因为她们算是配为主的名受辱。

红卫兵把所有的圣经、诗歌都抄家抄走了，但婆婆还是千方百计地藏下几本。有一次，外面小孩爬墙，发现屋檐下有两本圣经，婆婆又被定罪一次。我信主之后，一次偶然在大厨后面发现一本小圣经，真是欢喜万分，那也是婆婆藏的。在那些没有圣经的年代里，这一本小小的神的话，对于我实在太珍贵了。

每天早晚两次，婆婆被勒令要打扫弄堂，当时她虽在狱外，却真是比在监内的犯人还要惨遭凌辱和迫害。任何过路人，包括小孩子，都可以随意过去打她、唾她，因为她是众人所弃的“反革命分子”。有一次在斗争她的大会结束后，婆婆对我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林前四：9）圣经上早就命定了。”在所有的逼迫中，她总是在批斗她的台上一直不停地默默祷告，始终是靠主站住，

没有羞辱主的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有见过她的人都喊她“白头发”，人人都知道，那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是为了她和她丈夫的信仰，受到监督劳动和非人待遇的，为了主耶稣的名，成了一个众目共睹的美好见证。

1970年，当我被送去农村插队落户时，（当时所有初中毕业生都被送到农村当农民），婆婆每天都为我祷告。1971年春，我临别上海前，婆婆流着泪对我说：“主耶稣是我们最宝贵的救主，你无论如何总要牢牢跟着主。”我在农村蒙了主很奇妙的带领和极大的恩典，我想这一定是与婆婆的代祷分不开的。

公公（倪弟兄）于1952年被捕之前，有机会为教会事宜去香港，当时有许多人都劝公公不要再回大陆，但是他受神的呼召，要“回大陆去，与弟兄姊妹一同受苦”，他很清楚神为他定的道路——“我的结局，不是被提，就是殉道。”他回来后不久，即被捕关入上海提篮桥监狱。1967年，15年刑期满了，政府要他公开声明放弃信仰，因为他们对外已经公开造谣说：“倪柝声放弃信仰了”。但这个考验对他又算得了什么？主对于他实在是太宝贵了！为了对主忠诚，他再一次放弃所谓的“人间自由”，在狱中十五年之后，甘心继续为主作囚徒。这一次公开表态引来了更大的逼迫，公公被关在两个流氓刑事犯一起，小流氓的任务就是逼他放弃信仰，他们越狠地虐待他，自己就越能立功。曾听狱中难友说，公公的一件棉背心也被他们打烂了，可想而知，为了不放弃信仰的表态，他吃了许多苦。当他们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他的刑期又满了，公公就被秘密押送去上海郊区的青浦县青东劳改农场。此期间，婆婆还被批准去看过他一次。然后又突然音讯全无好几个月，事后才知，公公又被押到更苦的地方——安徽深山里的白茅岭劳改农场。

1971年11月婆婆中风去世，在这之前已被允许与公公通信。（曾有一段时期连通信都不准，所以无人知道公公当时的去向。）婆婆从中风开始到去世仅仅三天，这也正是她在世时向主所求的。她患有很严重的高血压及心脏病，知道最后总会死于中风，所以她一直盼望一旦发生中风就很快被主接去，既不拖累别人，也免得受长时间之苦痛。感谢主，听了她的祷告成就了她的心愿，从中风昏迷到去世只有三天，在医院里十分平安、全无痛苦地被主接去。

婆婆去世后，我们不敢马上报告公公，因为知道他的心脏很衰弱，恐怕一下难以承受如此的打击。过了一个多月，才断断续续写信告诉他。但是自从婆婆病危直至此期间，他似乎有预感，不断来信询问婆婆的身体情况。他信中十分迫切地想早点出来与婆婆团聚，好在病中服侍她。当大姨婆（倪师母的大姊）与孙女一起于1972年初去安徽看公公时，知道他的心脏极其衰弱，婆婆的去世是一桩使他万分痛心的事，因婆婆是他唯一保持联系的亲人。事后听同房间的难友说，公公一直有一个心愿，想早点结束他的刑期出来与婆婆团聚。他知道婆婆的身体非常差，他曾说：“我的刑期，像是与我妻子的生命在赛跑，如果我能在她还在世的日子出去，就可以好好服侍她，她为我受了许许多多苦。”

公公入狱前，为教会的事奉一直奔走于全国各地，入狱后一下又是二十年，他们两夫妇在一起的日子实在屈指可数。当公公被捕时，他们捏造了许多骇人听闻、莫须有的罪名，来诬陷他，当时蒙蔽了许多弟兄姊妹。但婆婆对他最了解，婆婆说：“他们说他的这些事，都是根本没有的。”公公为主的缘故，承受了许多非人所能承受的冤屈。公公关在提篮桥监狱时，婆婆还可以每月一次送去少量的食

物及日用品，以后转去青东农场，婆婆也去看过他一次，再后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为婆婆的离世，公公非常难过。听同牢的人说，他曾悲痛多日。四月二十二日从他给大姨婆的信中，知道他“维持自己的喜乐”。这些年来，一个又一个重重压迫，并没有使他气馁，因为他所仰望的，乃是这位叫我们永不失望的神。

1972年6月，我们接到农场的通知，说公公已去世。我和大姨婆赶去农场，但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已将他火化，只能看到他的骨灰了。他的难友告诉我们，当时他的心脏病发作非常厉害，他们在他垂危时，将他放在一台拖拉机上拖去四十哩外的农场医院。这四十哩坎坷不平的山路，被拖拉机载着颠簸，就是身体好的人也受不了，更何况是一个最忌震动的心脏病垂危病人。在途中公公就被主接去了。临离去前，他留下一张纸在枕头下面，那是用非常颤抖的手写下的几行大字，公公要用他一生的经历，来证明这个他至死都持守的真理——“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声。”当农场干部将这张纸给我们看时，我祷告主让我快速将它背下来记在心里。

劳改农场干部还说，他写了许多笔记本的“反动日记”，那是他在狱中对于真理的新的亮光，但这些珍贵的手稿都无法从狱中拿出来，除非神特别保存它。

公公在狱中有一难友将他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们，公公在世时一直为此人祷告，当公公去世后不久，他得救归主了。

公公去了，他至死忠心地带着他血染的冠冕被主接去了。虽然神没有成就他最后的心愿，能活着出来与他妻子团聚，但主却预备了更好的——他们团聚在主前。“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来一一：13）“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祂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来一一：6）

他们去了，如同许多的殉道者一样，是神为祂自己的名呼召出来的一班得胜者，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如今他们安息了，但是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果子，却一直在那里蒙神悦纳，在那里起着不息的功效，他们的脚踪也激励我们更忠心向着主。

小玲

1988年8月

(10.一倪徐恩秀)

上面是万小玲为倪柝声和他的妻子张品蕙作的见证，内中有张品蕙为倪柝声作见证的话。请特别注意这些话：

当公公被捕时，他们捏造了许多骇人听闻、莫须有的罪名，来诬陷他，当时蒙蔽了许多弟兄姊妹。

但婆婆对他最了解，婆婆说：“他们说他的这些事，都是根本没有的。”

（一本书编者）

回到我的本文，我相信面对这“捏造各样坏话毁谤”（太五：11）的事，倪柝声绝不会自辩。回忆那些同住的年日里，我从未听到他提高声浪说话。发脾气？那更不用说啦！当人无理指责他时，他就像约瑟般受下。舅母说，有一次他接听一个电话，历时一个钟头有多。当时对方说甚么，她不知道，她只听到丈夫总是以：“是的！哦！是的！”对答。事后，她忍不住要问到底所谈的话题是甚么，若一切都是“是”，那就没有问题存在，既无事又怎能说这么长的时间呢？因为他不是一个啰嗦的人。

回答说：“对方是一位弟兄，他在骂我。”

舅母说：“你没做错事，为何不自辩？为何不挂断电话？”

答：“按我的老亚当生命，他不会骂得过分的。”

作这样的对答，是因为他相信他的一切神都知道，并且人的一切善恶终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林后五：10）。

因此我深信若倪柝声今天仍在世，当他亲自面对这事时，他不但不会自辩，相反地，他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徒五：41）。我也相信他会祷告求主赦免作此事的弟兄。

(11.)

本书编撰者之“总结”语：

林前五：1-8 中所指之信徒是个犯“淫乱”罪的人，神不会使用犯“淫乱罪”而不回转的人来复兴教会。

倪柝声弟兄从未承认过自己犯过奸淫罪。倪柝声弟兄当时所在的教会团体从未证实过其（倪柝声）犯过奸淫罪。

倪柝声弟兄是个纯正的见证人，从未犯过“奸淫罪”。自 1942 年沉寂之后，至 1948-49 年期间主使用的两年，发表了许多讲道信息，主要可参见其著述之：《神话语的职事》、《主工人的性格》、《外面之人的破碎与灵的使用》、《读经之路》。

于 2013.4.8.

结语

我们深深感谢我们的父神，感谢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为教会赐下倪弟兄以及许许多多的神忠心的仆人，成为教会的祝福，我们感谢我们的父、我们的主借着众多的神的仆人、使女的信息在基督里喂养我们，供给我们属灵的需求，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赐给我们在基督里一起与众圣徒得享神的爱的福份。……

神的仆人倪弟兄已经进到荣耀里去了，永远地息了地上的劳苦，永远地安息主怀了，这使我们在基督里深得安慰。……

愿一切的颂赞、荣耀、权柄、能力、尊崇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到那日，我们还会在荣耀里、在神前与倪弟兄以及所有神的儿女相聚在神前。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这荣耀的、有福的盼望。愿我们与众圣徒早日在神的面前相聚，愿神的国度早日降临…… 愿我们与众圣徒早日与主永远同在！阿们！

愿基督的新妇——教会早日装备整齐，等候、迎接主的再来！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林后 13:14）

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西 1:12）

所以，他们在 神宝座前，昼夜在祂殿中事奉祂。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启 7:15-17）

我们的主，我们的 神，祢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祢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祢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启 4:11）

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

“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

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启 5: 11-13）



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看哪，我一斥责，海就干了。（赛 50:2）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启 14:13）

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罗 1:12）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罗 15:5-6）

他们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启 17:14）

最后，我们以倪弟兄的一首诗歌作为本书的结束：

哦主，撒冷是祢所建设

哦，主，撒冷是祢所建设  
来赐给世上所有蒙恩的罪人  
一切蒙血救赎，洗得洁净者  
祢都赐给权柄可入她的门  
光是她荣耀已足使我羡慕  
何况我主祢是住在她中间  
怎不叫我被吸引注目远处  
就是不见天时也在想着天

哦，主，当我每想到撒冷  
我就切切想要看见祢的容颜  
我心盼望我能早日被提升

好使我能早日倚傍祢身边  
我心真羡慕能早日到新地  
能同所有爱祢的人来爱祢  
时常歌颂祢的爱无边无极  
时常纪念祢爱舍己的踪迹

哦，主，我所欢喜和羡慕  
不是红石绿宝，也非碧玉黄金  
我所想念乃是祢，爱我的主  
祢是何等可爱，何等倾我心  
我求祢早日成全我的心愿  
提接我到祢前，不再有别离  
好叫我与祢同住直到永远  
常能看见祢，也常能听见祢。

#### 附件：

1. 《诗歌（增订暂编本）》（1052首）（倪柝声主编）的源与流
2. 《诗歌（选本）》（353首及附录35首）歌词目录
3. 倪柝声所作诗歌30首（包含2首译作）

1. 《诗歌（增订暂编本）》（1052首）（倪柝声主编）的源与流

#### 《诗歌（增订暂编本）》（1052首）（倪柝声主编）的源与流

##### 1) . （参考资料）聚会处的三本诗歌

聚会处有三本重要的诗歌本：

##### 1. 《小群诗歌》

1932年12月4日，倪柝声在上海的一则主日讲道中说：“1927年，我们感觉到诗歌的需要，就先

预备了二十首关于赞美的诗，此后或选择，或著作，又陆续加了160首（注：应是164首）。我们盼望预备到300首才正式出版。所以在暂编本序里，有‘至于开始预备这诗歌的原因，以及它的命名、释意……等特点，都待正式出版时，再行详细说明’的话。”这本诗集是上海福音书房出版的，为上海及各地基督徒聚会处而用。初版时封面印上诗歌二字，下端有“小群”二个小字，许多人因此称之为《小群诗歌》。这本诗歌里收集了180首圣诗（注：根据《往事的述说》（倪柝声）中的内容推测，该诗集共有184首诗歌）。在封面的里面便申明说这些诗是他们自己做的，自己译的，所以“未得我们的同意就请勿采入尊着”。[2]

1949年9月福音书房又出版了一本福音诗歌选诗100首，附录短歌100首。

## 2. 《诗歌（增订暂编本）》

此后，有很多版本的诗歌暂编本。第一版暂编本编于1928年，1949年第27版。直至1952年6月初，在上海福音书房出版了《诗歌（增订暂编本）》，共有诗歌1052首。在序言里说：“其中的诗歌，有的是创作，有的是选择，有的已经过删改，有的虽曾见于别的诗集，却也是我们的旧作。为着慎重起见，如有人要将这些诗歌选印，或编入自己的著作内，务请先征得我们的同意。

对1052首诗歌的分类与首数如下：甲：福音的号筒。再分“救主耶稣”、“追求永福”、“审判和永远”等十四类，共177首；乙：赞美的话语。再分“神的爱”、“神的义”、“救恩的快乐”等十三类，共263首；丙：基督作生命。再分“生命的灵”、“承认与恢复”、“圣洁的追求”等十六类，共480首；丁：教会的生活。再分“埋葬归主”、“按手的联合”、“纪念主”等十九类，共132首。

以后许多诗歌本，都是源于这本增订暂编本。如1983年12月香港基督徒聚会所出版《诗歌（增选本）》。除其中五首是他们自己写作，三首从别的诗集采入外，其余均选自《诗歌（增订暂编本）》（1052首），诗歌总计482首。其诗歌仍依照增订暂编本的分类，只是编辑了首数的先后。1993年6月，福州聚会处编印的《诗歌（选本）》，也是《诗歌（增订暂编本）》的选本。选本出现后，就较少使用这本增订暂编本了。除了在一些老信徒的家里还能找到一两本外，现在要搜集到这本诗歌本是比较困难了。

## 3. 《诗歌（选本）》

1993年，出于各处聚会唱诗的需要，也为了简便易用，福州一些信徒选取了诗歌增订暂编本1052首当中的353首，编成了《诗歌（选本）》（以下简称选本），作为各地聚会通用的诗歌本。选本的分类和各首排列的先后，都依照《诗歌（增订暂编本）》。在编辑时，选编了聚会常用的诗歌，同时也照顾到信徒生活各方面的需要，每一类诗歌都选取若干首。为了使信徒更能理解词意，选本还附入“词句浅释”于每首末。

——一本“信息与资料”是本书编者根据有关资料摘录、编写而成

## 2). 《往事的述说》(倪柝声) 部分内容摘录

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会名

我们与许多弟兄姊妹之所以脱离宗派，就是因宗派是一个罪恶。我们除了归于基督的名下之外，实在没有任何的名称。有人称我们为「小群」，这是不知道我们的人的说法。「小群」二字，是我们一本暂编诗歌的名称。因一九二七年，我们感觉到诗歌的需要，就先预备了二十首关于赞美一类的诗。此后或选择，或著作，又陆续加了一百六十四首。我们盼望预备到三百首才正式出版。所以在暂编本序里，有「至于开始预备这诗歌的原因，以及它的命名、释意……等特点，都待正式出版时，再行详细说明」的话。实在「小群」二字，全新约只说过一次，就是见于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主在那次用这二字，是指全教会说的，按主来看，全教会在地上，不过是一小群。这一小群，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真相信主，真得了救的基督人。主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也明说他的羊只有一群，归于一个牧人。所以「小群诗歌」，意即教会聚会时所用的诗歌，此外并没有别的意思了。外人不察，以「小群」称我们，大约就是因这本诗歌的名称而有所误会了。实在所有信主者，都是小群中之一，所以这本《小群诗歌》，是为着神所有儿女预备的。我盼望经过这次的解释以后，不再有人如此的称呼我们了。

弟兄姊妹们，我们所以不要有任何名称的缘故，是因为有了基督的名就够了。

(1. 《倪柝声著述全集》卷 33——《往事的述说》)

## 3). 《诗歌(增订暂编本)》(1052 首) 重要的来源之一

上海福音书房出版的 1052 首《诗歌》，重要的来源之一是开西聚会。那么，开西聚会的诗歌特点是什么呢？开西聚会是向所有神的儿女敞开的，只要是丰富，不管是何宗何派，只要是神给教会的，他们都会接受。所以，我们的确需要这样一本的诗歌，不是仅代表一个聚会的。否则，每一个聚会只能有它自己的特点，像浸信会有浸信会的诗歌，长老会有长老会的诗歌，长老会的诗歌就是鲍纳为主的诗歌；卫理公会有他们的诗歌，主要是查理卫斯理的诗歌。这些诗歌只能代表它的团体，不是代表整个基督身体。今天需要的诗歌，应是能有基督身体的丰富。

——《诗歌宝藏》(陈希曾)——7、开西大会

## 4). 有关倪柝声弟兄对诗歌的翻译

(288) 祢这神的隐藏的爱！辽阔高深，无人知悉；  
远远我见祢的风采，我就叹息望得安息；  
我心痛苦，不能安息，除非我心安息于祢。

Thou hidden love of God, whose height,  
Whose depth unfathom' d no man knows,  
I see from far Thy beauteous light,  
Inly I sigh for Thy repose;  
My heart is pained, nor can it be  
At rest, till it finds rest in Thee.

当我还没有找到这首诗歌来源以前，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心想一定是倪柝声写的，不可能是翻译的，因为看不出翻译的痕迹来；后来找到了来源，才知道这是从卫斯理约翰诗歌里面翻译过来的。同样，卫斯理约翰的诗歌是从德文翻过来的，他翻译成的英文诗歌，好像是自己写的一样。很是希奇的，卫斯理约翰于一七〇三年出生，倪柝声是一九〇三年出生，相差两百年。在这里，神兴起了一个人，给中国的教会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有一个弟兄能够翻译诗歌好像不是翻译的一样。这样的翻译达到信、达、雅的标准。信是表示准确；达是能把它的意思发挥得很好，雅就是优雅。当我们将倪柝声的翻译和其它翻译作比较，就知道倪柝声翻译得很准确和优雅，而且他是用白话文体翻译的。

因为诗歌有其规律，像前述之乐律 8. 8. 8. 8，或是 8. 6. 8. 6；就要在这很少的框框里面放很多的字，因此不能大啰嗦，但白话文是比较啰嗦的，用白话翻译很困难。这怎么办呢？翻译诗歌的人便发明了另外一种文体，既不是文言，也不是白话，是介乎两者中间，直到如今，很多中文诗歌还有用这中间的体。但倪柝声却独创一面，的的确确的用白话来翻译诗歌，对于中国教会是一个贡献。懂得英文的，可将中文和英文作比较，就知道中文并不比英文逊色。感谢主，主在中国使用了倪柝声，给了我们一些诗歌，是我们不觉得是翻译的。这首诗，倪柝声翻译自卫斯理约翰，卫斯理约翰翻译自德文，原作者是德国敬虔的弟兄们（注：“的弟兄们”原文为“派”）里面的奥秘的信徒（注：“的信徒”原文为“派”）所写。

——《诗歌宝藏》（陈希曾）——3、诗歌——教会复兴的火种

（编注：本书编撰者本人未曾见过此《诗歌（增订暂编本）》（1052首），但从现有资料可以推知，此诗歌集中的第456、475首在翻译方面可能有问题，是应当予以注意的。）

2.《诗歌（选本）》（353首及附录35首）歌词目录  
（略）

（注：其中的诗歌第27、159首是异端分子李常受所作，应当除去。）

## 有关《诗歌（选本）》（353+35 首）编印、出版发行单位的一些辨识及说明

该诗歌集是由“江苏省基督教两会”出版发行。从一些资料推知，该诗歌集是由福州聚会处的一些信徒选取、编辑的，由福州聚会处编印。关于“福州聚会处”团体，从网上的一些信息、资料可推知：该团体不属于“三自”体系，却有向政府登记，因此也不属家庭教会。

《诗歌（选本）》（353 首及附录 35 首）的来源总体上是可靠的——从《诗歌（增订暂编本）》（1052 首）中选出，但在出书的过程中，却沾染上了“世界”、“凯撒”的污秽——由异端“三自”团体出版发行，由已向政府登记的（这是不应该的）团体编印。这是信徒应当予以分辨的。从一些资料可推知：此诗歌集的歌词在内容上改动非常少，基本上是忠于原版的。其中，由诗歌集的编者附于每首诗歌后面的“词句浅释”内容只可作为信徒参考之用。

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 22：21）  
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林后 6:17）

## 2. 《诗歌（选本）》（353 首及附录 35 首）歌词目录 （略）

## 3. 倪柝声所作诗歌 32 首（含 2 首译作）

### 第一首

- 一、我若稍为偏离正路，我要立刻舒服；  
但我纪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
- 二、我今已经撇弃世界，所有关系都解；  
虽然道路越走越窄，但我在此是客。
- 三、尽管别人藐视冷嘲，我只求主微笑；  
别人虽然喜欢外貌，但我要主的「好」。
- 四、我心所望不是伟大，不是今生通达，  
我愿现在卑微事主，那日得祂称许。
- 五、我今每日举目细望，审判台前亮光；  
愿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
- 六、让你们去得着名声、富足、荣耀、友朋，

让你们去得着成功、赞美、从者、兴隆。

七、但我只愿孤单贫穷，在此不求亨通；

我心切望忠诚跟从，我主到了路终。

八、因我知道，我主在此，不过得着一死，

所以现在我无他志，只愿同祂损失。

九、我的荣耀还在将来，今日只得忍耐；

我决不肯先我的主，在此得荣得福。

十、那日我要得着冠冕，主要拭我泪眼！

今日主既仍旧迟延，我要忠心进前。

### 第二首

一、主爱长阔高深，实在不能推测；

不然，像我这样罪人，怎能满被恩泽。

二、我主出了重价，买我回来归祂；

我今愿意背十字架，一路忠心跟祂。

三、我今撇下一切，为要得着基督；

生也，死也，想都不屑——有何使我回顾？

四、亲友、欲好、利名，于我夫复何用？

恩主为我变作苦贫，我今为主亦穷。

五、我爱我的救主，我求祂的称是；

为祂之故，安逸变苦，利益变为损失！

六、祢是我的安慰，我的恩主耶稣！

除祢之外，在天何归？在地何所爱慕？

七、艰苦、反对、飘零，我今一起不理；

只求我主用祢爱情，绕我灵、魂、身体。

八、主阿，我今求祢，施恩引导小子，

立在我旁，常加我力，平安经过此世。

九、撒但、世界、肉体，时常试探欺凌；

你若不加小子能力，恐将贻羞祢名！

十、现今时候不多，求主使我脱尘；

祢一再来，我即唱说：阿利路亚！阿们！

### 第三首

- 一、祂不误事，因祂是神！祂不误事，祂乐施恩！  
    祂不误事，祂已许过！我们有神，还怕谁何？
- 二、有何高山你不能锄，有何深水你不能渡；  
    我们的神专门处置 人所以为不能的事。
- 三、是祂使铁浮水而起，是祂使海分成干地，  
    是祂使日半空停止，我们的神并无难事！
- 四、祂使软沙作海界限，波浪虽狂，不能再前；  
    祂是你神，还有什么 祂是不能为你工作？
- 五、祂心爱你，知你难处，所以应许祂要照顾；  
    我们的神充满怜悯，对待祂的无告子民。
- 六、我们的神不能不义，将祂自己应许忘记；  
    祂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阿们，都是是的。
- 七、我们的神不能失信，祂的恩约永远严紧，  
    祂要照祂应许，作成 我们因信所发呼声。
- 八、我们因信欢乐唱说，祂不误我，祂已许过！  
    祂不误我，祂乐施恩！祂不误我，因祂是神！

（注：第一节乃和受恩写。）

#### 第四首

- 一、你要不死，你要被提见主！这是父神最近所示道路，  
    圣灵今向我们这样明说，要使我们全心转向宝座。
- 二、你要不死，你要被提见主！哦！何荣耀，我要回归天府！  
    眨眼之间，我要完全改变！被提上升，与我主面对面！
- 三、你要不死，你要被提见主！这样应许实在可信可服；  
    我们虽然不知其时其日，却能觉得那个时日已至。
- 四、你要不死，因此你当自洁，一切犯罪，你当完全断绝；  
    世俗快过，天上荣光快显，所以我们度日应当敬虔。
- 五、你要被提直到空中见主，所以你当保守你灵脱俗；  
    我们现在并非在此望墓，乃是随时仰望被提离世。
- 六、你要不死，你要被提见主！因此你当进前直趋天府，  
    应当坚持，免得冠冕被夺，再过不久，主要赐你宝座。
- 七、你要不死，你要被提上升！神的儿女，这是何种得胜！  
    你灵当说：来吧！主！求祢来！愿祢快来，使我们永同在。



### 第五首

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事而不受赏赐，  
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而不被人睹。  
只知倾酒，不知饮酒；只知擘饼，不想留饼。  
倒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弃安宁，而使人得舒服。  
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  
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无告，宁可被负。  
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渡旅客的生涯。  
因为当祢活在这里时，祢也是如此过日子；  
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近祢的人得安适。  
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  
所以让我学习祢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  
求祢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  
学习知道祢是我的安慰，并求别人喜悦以渡此岁。

### 第六首 后是膏油先是血

- 一、后是膏油先是血，要得滋润先得洁；  
若非经过各各他，必不能到五旬节，  
我们若未蒙洗净，能力必不从上倾；  
我们若要作见证，必须钉死己生命。  
(副)  
因此；求主藉十字架，  
治死我的魂生命；  
使我愿出重大代价，来满受祢的圣灵。
- 二、先是用杖击石盘，后来活水才溢漫；  
死亡若未作过工，圣灵必定不充满。  
我们若真同主死，愿意万有都损失；  
主的能力要降临，使用我们来救世。
- 三、先是祭坛后是火，若没丧失就没果；  
若非所有先奉献，必定不能登宝座。  
我们若真肯牺牲，舍弃万事降服神；  
我们必定得能力，因主信托顺从人。
- 四、先是预备瓶子空，后是膏油盛其中；

先是山谷挖成沟，后来活水才深泓；  
先是经过约但河，后是灵感加倍得；  
先受死亡的浸洗，后得荣耀的圣鸽。

五、当你举目望禾田，金谷丰盈你称羨；  
当念果实未生时，就有麦种死在先。  
若要生命的子粒，须有死亡的经历；  
凡未到过髑髅地，就无圣灵的能力。

六、既是这样，求我主，使我忠诚走窄路；  
除去雄心和自负，只顾顺服并受苦。  
更大能力我不取，更深的死我所需；  
但愿加略的意义，完全成功在我躯

#### 第七首

一、爱主，什么使我感觉艰苦？为祢，什么代价重大难付？  
哦！祢岂非命定如此道路？正当我们从伯利恒首途？（重唱）

二、忠心不易，失节似乎更难，吞忍痛苦，辩白不见快乐；  
恶名可伤，美名亦非可羨，主，我必默默无声负轭？（重唱）

三、在这乌云密布的处境中，我更切慕祢的甘甜莅止。  
赐我信心眼光，挣脱蒙胧，使我看见美丽蓝天白日！（重唱）

四、保守我们当初爱心敬虔，定睛于祢，别无贪恋喜爱；  
忠心工作，日夜儆醒不倦，天将破晓，我说：愿祢快来！（重唱）

#### 第八首

一、亲爱主！宝贝主！我轻视我事物；  
有谁像祢如此美丽？如此甘甜？如此柔细？  
祢是人中无比，谁能与祢相匹？

二、亲爱主！宝贝主！我听见祢招呼；  
祢的声音入我心内，我就脱离所有缠累，  
骄傲都是粪土，追求都变庸俗。

三、亲爱主！宝贝主！我怎能再顽固？  
我将刚硬投祢脚旁，领首诗歌回家去唱，  
欢喜我是奴仆，欢喜向祢屈服。

四、亲爱主！宝贝主！我拣选祢道路；

一面顺服，一面流泪，但我不肯改变地位，  
我要讨祢喜悦，羡慕爱的暴虐。

五、亲爱主！宝贝主！自从祢去天府，  
我脸好像不能再笑，我天好像不能再晓，  
我只想祢回来，我只想祢同在。

六、亲爱主！宝贝主！让我来向祢诉，  
祢是我所朝夕思慕，只有祢能使我满足，  
得祢什么都有，祢外无所要求。

七、亲爱主！宝贝主！我奉献我事物；  
有谁像祢如此美丽，如此甘甜，如此柔细；  
祢是人中无比，谁能与祢相匹？

## 第九首

### 我已拣选主耶稣

我已拣选主耶稣，拣选祂作世界  
祂爱实在是充足，满足我的一切  
主，我是祢的器皿，只有祢能充盈  
叙加的水饮千井，渴仍不停  
耶稣，耶稣，我拣选主耶稣  
我心今正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源  
耶稣，耶稣，祂乃是我满足  
是祂消除我的要求，平静我的意愿

我已拣选主耶稣，拣选祂作喜乐  
有祂，我心虽痛苦，依然会唱诗歌  
有祂，我无别原因，也发喜乐声音  
因我所有的欢欣，是在祂心  
耶稣，耶稣，我拣选主耶稣  
我心今正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源  
耶稣，耶稣，祂乃是我满足  
是祂消除我的要求，平静我的意愿

我已拣选主耶稣，拣选祂作希望  
祂赐基业甚丰富，使我不住思量  
将它赐我的救主，乃是我的至宝  
今天我心有催促：得祂最好  
耶稣，耶稣，我拣选主耶稣  
我心今正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源  
耶稣，耶稣，祂乃是我满足  
是祂消除我的要求，平静我的意愿

我已拣选主耶稣，拣选祂作我主  
祂爱实在是难述，尝到就会屈服  
我已奉献我一切，向祂我无要求  
我心只求祂喜悦，怕祂心忧  
耶稣，耶稣，我拣选主耶稣  
我心今正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源  
耶稣，耶稣，祂乃是我满足  
是祂消除我的要求，平静我的意愿

#### 第十首

- 一、你名似膏香，你爱比酒美，你若来吸引，有谁不跟随？  
我们若跟随，羊群的脚步踪，我们必进入，你爱的交通。
- 二、他是我良人，我是他佳偶，他将我吸引，我将他追求；  
他香如没药，我愿藏心房，他美似凤仙，我愿戴身上。
- 三、进入他爱里，享受他肥甘，躺在他怀中，饱尝他香甜；  
他爱为旌旗，将私身遮藏，他情似美物，使我心舒畅。
- 四、良人属于我，我也属于他，他是牧养者，我是百合花；  
惟愿他快来，天影全飞散，见他如朝鹿，显在比特山。
- 五、同死的没药，复活的乳香，来将我熏透，好给他欣赏，  
北风可兴起，南风可吹来，来使我心园，成为他心爱。
- 六、愿我在他眼，美丽如良鹄，愿我在他前，皎洁如百合；  
愿我全属他，作他乐中乐，像他全属我，是我歌中歌。
- 七、美丽如月亮，得有他形象，光明似太阳，得有他身量；  
全属我良人，使他生命彰，全为我良人，使他心意畅。
- 八、你是我生命，我是你活像，爱情的联结，如死之坚强，

无何能销灭，无何能摧残，直到你显现，在那香草山。

### 第十一首

- 一、我主，祢说祢是真树，我是祢的真枝子  
但我不知为何缘故，我是如此不结实
- 二、我心羡慕结果更多，更能彰显祢生命  
更能荣耀归与宝座，更能祷告得答应
- 三、但是，主啊，我不明白，常在里面的圣言  
我越追求要去常在，我越发现在外边
- 四、我不觉得我在里面，我也祷告并立志  
但祢都像隔开很远，生命仍然无果子
- 五、但祢是说，祢已是树，我也已是祢枝子  
当我信祢作我救主，圣灵已成此事实
- 六、我今已是在祢里面，再也不必求加入  
我是已经与祢结联，完全合一的骨肉
- 七、秘诀不是要我去在，事实是我已在内  
所求乃是不要离开，不是如何得地位
- 八、我已在内，已在祢内，这是神作的事实  
不必祷告，不必行为，乃是神手的设施
- 九、我已在内，怎求入内，我是何等的愚昧  
现今我只欢乐赞美，相信圣言的无伪
- 十、我今只有完全安息，知道祢是我一切  
祢是生命，祢是能力，而我一切都了结

### 第十二首

- 一、求祢拣选我道路，我主，为我拣选，我无自己的羡慕，我要祢的意念；  
你所命定的前途，无论何等困难，我要甘心的顺服，来寻祢的喜欢。  
(和)  
求祢握住我的手，祢知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忧愁，不知如何生活。  
祢若握住我的手，不问祢是拣选 何种道路和时候，我心都觉甘甜。
- 二、不问平坦与崎岖，只要是祢拣选，就是我所最心许，别的不合意愿；  
我是不敢自作主，祢许，我也不要，求祢拣选我道路，我要听祢遣调。
- 三、我的时候在祢手，不论或快或慢，照祢喜悦来划筹，我无自己喜欢；

祢若定我须忍耐，许多日日年年，我就不愿早无碍，一切就早改变。

- 四、主，我余生的小杯，求祢随意倾注，或是喜乐或伤悲，求祢随意作主；  
一切痛苦都甘甜，若知是祢意思，一切享受成讨厌，若非祢所恩赐。
- 五、求祢为我来拣选，健康或是疾病，或是喜乐或泪眼，美名或是恶名；  
不论事之大或小，拣选？我是不要，不要自己的感觉，只要祢的荣耀。

### 第十三首

- 一、当我凭着自己思想，我觉自己很是刚强，  
不知自己乃是样 没有力量。
- 二、当我生活世人中间，我就不觉自己亏欠，  
只觉自己如何奋勉，如何上前。
- 三、当我住在黑暗里面，我就不知自己浮浅  
以为自己乃是无限，不必虚谦。
- 四、当我来到祢的面前，亮光刺破遮蔽幕帘，  
我就看见所不看见，完全露现。
- 五、在你面前我只萎缩，一切萎缩，一切消没，  
所有骄傲都变软弱，都变赤裸。
- 六、没有可骄，没有可傲，没有可依，没有可靠，  
只有自惭，只有自懊，能否祷告？
- 七、幸有祢血免我定罪，祢的生命免我销毁。  
但是我是何等污秽，何等惭愧。
- 八、所有骄傲都是愚昧，看见实在何必谦卑，  
所有自恃都是因为 心中墨黑。
- 九、静我也错，动我也错，不说不安，说又太过，  
都是失败，都是软弱，都是不妥。
- 十、我要祷告没有信心，我要倚靠如何求寻，  
不知如何方能从新，……主阿！怜悯。

### 第十四首

- 一、当我蒙恩能够施恩，可怜！我竟自己知道！  
我是如何超越本分，自己觉得，自己记牢！  
我想我是活在神前，但我暗许自己敬虔！
- 二、我的一生充满试炼，大至不是常人可忍；

人虽不知我的苦艰，我却知道自己坚韧；  
我想我是丢弃自己，但我不忘自己经历！

三、我知我是满受恩惠，以至地上无人似我！  
在我身上，在我心内，我能寻出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在我身上，我全知道如何欣赏！

四、我知我的所有登造，我知我的一切善义，  
不知不觉我觉自豪，中心从神移到自己；  
我的手中隔夜吗哪，已变臭坏，已被糟蹋。

五、当有朋友向我慰问，向我苦情表示同情，  
我的骄傲不再隐闷，我的忍耐立即空罄；  
我就失败如同常人，咒诅生日显出根本。

六、神阿，我是风闻有祢，讲祢论祢，我是都能；  
但是我的败坏自己，从未因祢有何变更；  
我用祢赐固我骄傲，我因祢恩加我自高。

七、但我现今亲眼见祢，祢的圣洁显我污秽，  
祢的亮光使我倾圮，祢的荣耀使我痛悔，  
使我痛悔我怎能以 对我自己如此着迷？

八、何等惭愧，何等惭愧，将祢恩典装饰自己，  
高抬自己用祢作为，无一动机不是可鄙；  
我的失败不可收拾，我的得胜更为羞耻；

九、何等羞耻我能骄傲！何等瞎眼我能愚昧！  
污秽竟会以为洁好，肉体竟会以为佳美；  
我是何等无知自义！我偷多少荣耀归己！

十、你早知我何等败坏，但我竟然一无所知，  
竟然以为自己可赖，岂知乃是十分可耻，  
主阿，可否求祢救我，今天为我开此捆绑。

十一、主阿，我心是在巴望，能有尘土给我躺卧，  
能有炉灰撒我身上，让我懊悔我的堕落；  
我是羞耻，羞耻无尽，我有如此败坏的心。

十二、我的言语何等不准，我的生命何等浮浅，  
我的存心无不浊混，我的一切无不可厌；  
我今恨恶我自己，主阿，我的希望在祢。

- 一、一生聪明未遇敌手，以扫以撒均成往事；  
我今到了生死关头，虽然绝望仍然自恃；  
束手就缚我不能受，我要用力，我要用谋。
- 二、仿佛我见有人偷营，我心害怕但我倔强：  
惟恐我的末日已定，用尽全身所有力量；  
他来摔跤，我要招架，未到死地还要挣扎。
- 三、奇哉！我用已往经验，摔跤一夜他仍不倒；  
我的力量眼见将减，但是他像无意回报；  
奇哉！又像无法脱身。我的胆量又复加甚。
- 四、如此对手从未得会，他虽告我他的名字，  
我仍不知所战为谁，只知他有很大赏赐；  
我就迫他向我赐福，迫他向我赐福，屈服。
- 五、天已黎明难分胜负：好像无法，好像无能，  
他就被迫向我赐福，并且称许，说我得胜，  
说我新名是以色列；当我起来，我腿已瘸！
- 六、有了微光进我暗心，开始照亮使我领会：  
若我有能，为何扭筋？若我得胜，为何瘸腿？  
是他得胜留下记号，使我愚昧受了警告。
- 七、瞬息之间，光满我心，如同洪流冲破堤防，  
我就看见荣耀无尽，迫我敬拜，迫我隐藏；  
我才知道我的大罪，我的不轨，我的污秽。
- 八、哎阿，想到：我曾胜过造物的主，全能的神！  
荒谬之极，该当有祸！该死之至，该死无恩！  
我这双手竟然背叛，强迫主神不得动弹！
- 九、你是何等荣耀的神，万军之主何等显赫；  
我一认识你是谁人，并一看见你是如何，  
我要长号，我要流泪，我要懊悔，我要下跪。
- 十、怎么可能！怎么可以！见神的面，与神相持！  
我恨不得有缝入地，才可稍为掩我羞耻：  
为何我不在此以先，即已毁灭离世长眠？
- 十一、我恨自己过于昏沉，因为骄傲瞎了眼睛；  
想到我是得胜了神，我就不禁胆战心惊：  
浑身无力，何止一腿？百节具脱，全人崩溃。
- 十二、我今回头我的一生，全是充满败坏事体：  
保全自己，将神牺牲，愚昧的心只知快意，



我还以为祝福在于 强神来听我的所欲。

十三、我有欲望，天来顺服，我出主张，天来安排，  
我有喜好，望神让步，我有工作，望神领帅，  
我若急切，天须赶快，那有一次神不失败！

十四、世界竟有如此邪恶：骄傲、顽固、诡诈的人！  
主，你知道我是雅各，充满败坏，充满可恨；  
我无可望，只望怜悯，你来怜悯败坏这心。

十五、我今已蒙怜悯一摸，举步蹒跚，恩典遗迹；  
我若忘记，新的腿窝 要使我感何等无依；  
你虽许我作以色列，但是雅各永远病癩。

十六、主，我服了，是你得胜：因你失败，我求失败，  
因我得胜，我来投诚，你的软弱领我下拜；  
我愿一生战战兢兢，行你旨意，荣耀你名。

#### 第十六首

一、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酢，它就不能变成酒；  
你若不炼哪哒成膏，它就不流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

（和）

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二、你是否要鼓我心弦，发出你的音乐？是否要使音乐甘甜，须有你爱来苦虐？  
是否当我下倒之时，才能识「爱」的心？我是不怕任何损失，若你让我来相亲。

三、主，我惭愧，因我感觉，总是保留自己；虽我也曾受你雕削，我却感觉受强逼！  
主，你能否照你喜乐，没有顾忌去行，不顾我的感觉如何，只是要求你欢欣？

四、如果你我所有苦乐，不能完全相同；要你喜乐，须我负轭，我就愿意多苦痛；  
主，我全心求你喜悦，不惜任何代价；你若喜悦，并得荣耀，我背任何十字架。

五、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虽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添；  
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宝？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

#### 第十七首

一、你若取去我的心爱，求以自己给我；  
你若仍定我受疑猜，求以自己给我。

（和）

主耶稣，亲爱救主，多以自己给我；

我向你完全顺服，多以自己给我。

- 二、你使我的望星迷糊，求以自己给我；  
你许我的心绪起伏，求以自己给我。
- 三、你既拆毁我所依靠，求以自己给我；  
你既拒绝我的祷告，求以自己给我。
- 四、我若需要仍旧忍耐，仍以自己给我；  
你若尚未立即再来，再加自己给我。

### 第十八首

- 一、哦，疲倦的人！苦是何等浅！而爱却是何等深！  
受苦？你是否懊悔曾拣选 他来作你的分？  
你既认识他的美丽，我的主，  
你当懊悔太少舍弃，我的主；  
爱他的人怎敢怜惜自己？有暇为自己悲哀？  
没有一种受苦能够打击 你所对他的爱。
- 二、我哭；但我能否就不生活？能否我就不歌唱？  
将我的琴挂在柳枝而说，我是跟随羔羊？  
能否忘记他的大爱？我的主，  
能否拒绝他的安排？我的主；  
这里没有任何荒凉力量，能来掩蔽或摧毁  
他所赐喜乐和所赐亮光，和我与他相对。
- 三、我主，我不领会，你为什么 必须扎得这样深？  
你的鞭打必须这样压迫，留下许多伤痕？  
使我受你不断雕削，我的主，  
使我因你损失一切，我的主；  
是否你所设立的安慰者，若未曾熟悉糟蹋  
他们所说话语，所唱诗歌，就成鸣锣响钹？
- 四、我主，任何损失，我不介意，若你将你代损失；  
我也不怕任何痛心舍弃，若你将你赏赐；  
若你肯显你的笑容，我的主，  
若你多赐你的交通，我的主；  
就我艰难虽然不断积累，我也会喜乐不停；  
爱主，炉火可以增加七倍，但你必须同行。
- 五、欢迎劳碌！欢迎挂虑、痛苦！欢迎重担和焦煎！

因为我在其中能够目睹 你的自己显现；  
我今敬拜你的道路，我的主，  
你的道路充满祝福，我的主；  
若稍顺服使我乐如登天，我要顺服直到死；  
若加损失会加你的甘甜，求赐更大损失。

#### 第十九首

主阿，你不可让步，迟早我是要顺服；  
让我改变我意图，主阿！来顺服。

#### 第二十首

一、神，你正在重排我的前途，你也正在拆毁我的建筑，  
忠心事奉的人日少一日，误会增加，清白逐渐消失。

（和）

我眼有泪珠，看不清你脸面，好像你话语真实不如前；  
你使我减少，好叫你更加添，好叫你旨意比前更甘甜。

二、我几要来求你停止你手，当我觉得我已无力再受；  
但你是神，你怎可以让步？求你不要让步，等我顺服。

三、如果你的旨意和你喜乐 乃是在乎我负痛苦之轭，  
就愿我的喜乐乃是在乎 顺服你的旨意来受痛苦。

四、好像你的喜乐所需代价，乃是需我受你阻扼倒下；  
所以我就欢迎你的阻扼，好叫我能使你的心喜乐。

五、你将车辆赐与别人乘坐，你使他们从我头上轧过；  
我的所有你正在下手剥夺，求你留下剥夺的手给我。

#### 第二十一首

一、他的脸面，他的天使常看见，并不认识他的大爱；  
他的圣徒虽然认识爱无限，却未看见他的丰采。  
他们不久也要看见他脸面，认识他的荣耀光明；  
但马利亚曾看见他的泪眼，知道他心痛的情形。（重唱）

二、我们快要完全知道我们主，以往从未如此知道；  
但是在此医治伤心的摸抚，不是上面感觉得到。

上面虽有无穷无尽的赞美，却无流泪迫切祷告，  
却无伤心痛苦所得的安慰，也无困难所生依靠。（重唱）

三、天上虽有无比荣耀的冠冕，但无十架可以顺从；  
他为我们所受一切的磨碾，在地才能与他交通。  
进入安息，就再寻不到疲倦，再无机会为他受苦；  
再也不能为他经过何试炼，再为他舍弃何幸福。（重唱）

四、哎阿，为他，机会已是何等少，所有机会快要过去，  
机会无多，为他，蒙羞和受嘲，为他，再来分心分虑。  
不久就无误会，怒骂与凌辱，就无孤单、寂寞、离别；  
我当宝贝这些不久的祝福，我藉这些与你联结。（重唱）

五、主，我羡慕早日看见你脸面，那是实在好得无比；  
但是，我也不愿免去你试炼，失去如此交通甜蜜。  
求你怜悯，使我充满你大爱，不顾一切为你生活；  
免你仆人今天急切望将来，将来又悔今天错过。（重唱）

## 第二十二首

一、明天，你就回来要消除我的所有痛疼；  
今天我所感觉的苦楚，再要也不可能。

（和）

我要出自受苦旷野间，进入荣耀的天！  
是否在我未进安息前，苦应多受一点？

二、明天没有背架的喜乐，没有困难甘愿，  
明天没有流泪的唱歌，喜乐乃是完全。

三、明天没有同轭的福气，不知何为限制；  
明天没有孤单的经历，四围都是天使。

四、今天才有苦难的顺从，里面拦阻重重；  
今天顺从才能有苦痛，试炼火焰通红。

五、我主，为你受苦的机会，已经日少一日，  
明天所有为你的行为，都与今天不似。

六、每天让我宝贝我经历，为你机会已少；  
知道如此为你的踪迹，明天不能得到。

七、想到明天所有的事奉，丝毫没有拦阻；  
我就欢迎今天的痛疼！一步回顾一步。

### 第二十三首

#### 一、你怎没有伤痕？

没有伤痕在你身上肋旁？你的名声反而远播四方，  
他们反而赞美你的光芒？你怎没有伤痕？

#### 二、你怎没有伤痕？

我是受迫孤独挂在树上，四围无情，都是残忍、狂妄，  
我是受了鞭伤、刺伤、钉伤，你怎么没有伤痕？

#### 三、怎能你无伤痕？

仆人不比主人更有希望，先生蒙羞学生何能堂皇？  
而你却是容易、完整、无恙！怎能你无伤痕？

#### 四、怎能你无伤痕？

他们为我缘故受人捆绑，枷锁，监禁，焚烧，或是流放，  
或是舍身喂狮在于广场，怎能你无伤痕？

#### 五、你是没有伤痕！

我是被人摧残，饮人锋镞，他们忍受忌恨，忍受刀棒，  
你却平安无事，不缺宁康，你却没有伤痕！

#### 六、你却没有伤痕！

能否是因你向世俗依傍，是因你怕自己利益丧失，  
因你远远跟随，不甚明朗，所以没有伤痕？

#### 七、你怎没有伤痕？

没有疲倦，只有安然受享？能否有人忠心，受人赞赏？  
能否有人彻底跟随羔羊，而他却没有伤痕？

（注：一至三节乃 Amy Carmichael 所写。）

### 第二十四首

#### 一、有时，偶是青天，经常是有黑云；

我曾偶然午夜歌唱甘甜，经常不发音韵；  
虽然偶晴，但是经常是阴，迫我学习忍耐，  
迫我不能不来寻求神心，神的喜爱。

有时四围干渴，清凉何其难得；

你杖要打到多沉重、苛刻，方有可喝？

你火要烧到多高热、通红，方算试炼完全？

你手须刺多深、须扎多痛，方能吸出甘甜？

二、有时需要荆棘，方能显你能力；

我曾辗转接近死亡、丧失、无眠、无食，无寄。

有时我须丧失我的所有，方能完全自由；

我曾莫名一文，未向人求，相信不忧。

有时也有争斗，弟兄反对弟兄，

谁都想要打出最重拳头，谁都汹汹；

我曾闭户谢客向你唱诗，知道你心最痛，

知道我的，不比你的，损失，学习苦难交通。

三、现今已过一生，年日逐日飞滚，

安坐你前，我听「时间」步声，使我感觉黄昏；

冷月在上正在逐渐亏减，此生也在折扣；

前面黑云已经没有什么，大都落后；

我的将来正在 将我已过割分；

每个消逝年日，正渐解开 此生纠纷；

一切「可见」正渐下沉失光，「不见」正在显露；

我的盼望正向上面仰望，我心与它同路。

四、回顾一生境遇：日成月，月成年，

年成一生，一生来而又去，不久将到终点；

回头来看起点，那个更甜？到底，乃是朝日？

还是落日？落日更近你面！更近你室！

我等你来，我心已渐无能，

我眼已渐昏花，我将离开 此生帐棚；

环山笑容正在招我安歇，我渐脱离累赘，

我的捆绑好像都在溶解，我归，我要即归。

## 第二十五首

一、自伯大尼你与我们分手后，我心有个真空无可补满，

我坐河滨、将琴挂在柳枝头，你不在此，我怎有心鼓弹？

当我深夜孤独安静的时候，（此时我无忍受，我也无享受），

不禁叹息，我想看你是多远，我想你应许已久的回旋。

二、你的坟墓使我生无家之想，你的苦架使我无所欲喜，

你的再来使我怀未见之乡，你的自己成我追求目的；

你不在此，喜乐已减它滋味，诗歌也缺它所应有的甜美；

你不在此，终日我如有所失，主阿，我要你来，我不要你迟。

- 三、虽我在此也能享受你同在，但我深处依然有个缺憾；  
虽有你光照，虽也有你抚爱，有个什么我不知仍不满！  
就在平安里面，我仍觉孤单，就在喜乐时候，我仍有吁叹，  
最是足意中间，也有不足意，就是我还不能当面看见你。
- 四、亡人怎不想见生长的乡邑？俘虏怎不想见故国故人？  
情人分离怎不一心羁两地？儿女远游怎不思家思亲？  
主阿，我想要见你面的心意，不是这些所有情形可比拟；  
现今，在此，我无法见你丰采，是否只好叹息，等到你回来！
- 五、主阿，你能否忘记你曾应许，你要回来，接我与你同在？  
但是一天天、一年年的过去，我仍等候而你仍未回来！  
求你纪念，我已等得好疲倦，而你归期好像当初一样远！  
多久？多久？还有多久的时候？你才应验应许，来把我接收？
- 六、日落又日落，一世又是一代，你的圣徒生活、等候、死亡，  
一位又一位他们逐渐离开，一排又一排我们来埋葬；  
但是，我主，你仍没有显动静，天仍闭住，我们观看仍对镜，  
我们在此依然等候再等候，哎阿，是否我们等候还不够？
- 七、当我回想，我已等候多长久，我不禁叹息，低头独流泪，  
求你别再迟延不听我要求，现今就接我与你同回归；  
来吧，我主，这是教会的呼号！来吧，我主，请听圣徒的祷告！  
来吧，历世历代累积的共鸣，我主，能否求你今天一起听。

## 第二十六首

- 一、主耶稣，主耶稣！为何你不来？主耶稣！主耶稣为何你不来？  
受造物都纳闷，天地与深海，有它们与我们，同望你回来；  
现宇宙年渐老，一切在等待，我们正同祷吉，求你快回来。（末句再唱二次）
- 二、主耶稣，主耶稣！为何不回来？何故你耽误，至今不回来？  
看他们是已经等候多少代，看你也是已经等候多少载，  
你为何不缩短久望的日子？因我们的呼喊，就来不再迟？（末句再唱二次）
- 三、主耶稣，主耶稣！为何不回来？自从你去天府，我心无可爱，  
我的天就好像不会再破晓，我的面就好像不能再欢笑；  
人所有的雄心，我都失兴采，主耶稣，主耶稣！为何不回来？（末句再唱二次）
- 四、求你来，求你来！四围所看见，是退后，是懈怠，逐一在改变：  
爱心是渐冷淡，受苦渐计算，信心渐发吁叹，举步渐迟缓，  
盼望如灯渐灭，像要不等待，主耶稣！看这些，为何不回来？（末句再唱二次）

五、主耶稣，主耶稣！为何你不来，主耶稣，主耶稣！为何你不来？

你是要我等候到何日？何年？我祷告，我看守，已难再迟延；

主耶稣，主耶稣！我求你快来，主耶稣，主耶稣！我求你快来！（末句再唱二次）

### 第二十七首

一、我主，我正等候你再临，等候已久，好像这个等候无穷尽，一直等候不休；

我是羡慕看见你面容听你声音，我是希望能同你交通 比今更为相亲。

（和）

是否需再等几年？再有几度徘徊？

再有几次流泪和思念 然后，主，你才回来？

二、寡妇怎能在此不披素，回想以往；欲见不得怎能不哀哭，怎不念念不忘？

新妇怎能不因爱成病，如果婚期 久延无日，相会徒引领，怎不连连叹息？

三、教会等你许多的年代，从古到今，一世一世一直的忍耐，但你仍未降临；

我也等你不少的岁月，从少而老，同时少年次第都永诀，但是你仍未到。

### 第二十八首

一、自从当年橄榄山前一别离，至今你仍未向我们呼召；

历时历代我们都求看见你，但你好像不听我们祷告。

（和）

你来！就来！我们呼求你快来！

我们的心所有盼望是你来！我们等候你快来！

二、爱主，自从当年你上升之后，许多变为何等枯燥无味；

我们时在祈求，又时在看守，每一动静，都疑是你已回。

三、景色虽美，你我何日才相聚？山水虽佳，你是在天何方？

花香鸟语不能使我有情绪，因我正在思念你的容光。

四、主阿，我们等待已久真焦灼，不知还要等待多少时候；

从每次日出直到每次日落，我们都是望你能就回来。

五、当雨每次滴沥，海每次澎湃，风每次吹动，月每次照明，

我们都望就是你已经回来，何等失望！至今尚无动静。

六、若非纪念你临行所赐命令，我们就要灰心无意工作；

但你要我们一面等你来迎，一面努力工作为你生活。

七、主阿，求你纪念日子已长久，应许已过多年尚未应验；

希望又希望，一直希望不休，要来未来，可否来在今天？



## 第二十九首

哦！主耶稣，当祢在地

- 一、哦！主耶稣，当祢在地，他们与祢多年同处；  
但是他们对祢自己，似识不识，似悟不悟。
- 二、他们听过祢的声音，他们见过祢的丰姿，  
他们挤过祢的肉身，但祢是谁，似知不知。
- 三、我们好象盖重幔子，仿佛知道，又不透明；  
说不认识，早已认识，说已认识，认识不清。
- 四、但祢今已在灵里面，赐下另一位保惠师；  
祢已使我成祢圣殿，在我里面，将祢启示。
- 五、但愿祢用圣灵充满在我全人每一角落；  
没有一处不受祢感，没有一处不被祢摸。
- 六、求祢自己藉灵显现，加倍实在，在我心怀；  
无耳所听，无目所见，无手所摸，如此实在。
- 七、当祢怜悯，肯来启示，将祢自己给了我们，  
世上有谁比祢更宝？世上有何比祢更真？
- 八、求祢用灵从我的灵，如同洪水漫溢全人-  
到处荣耀，到处光明，到处是祢，到处是神。
- 九、这个生活何等亲近！祢使我已在地若天：  
赞美满口，喜乐满心，同在满魂，一切甘甜。

## 第三十首 嘴唇不洁，心思不洁

- 一、嘴唇不洁，心思不洁，都是失败，都是污秽；  
前所盼望，今已消灭，主，祢是否仍有恩惠？
- 二、圣洁里面，仍有行为，谦卑时候，仍凭自己；  
连我流泪为罪懊悔，都需祢血把它洁净。
- 三、最好存心，仍存自己，最大舍己，仍有动机；  
我心就是我的仇敌，主，我希望可否在祢？
- 四、事奉神中，有己意思，爱别人中，有己兴趣；  
我不能动，我不敢止，事事处处有己寄寓。
- 五、我的所有，无一纯洁，只要一动，就有自己；  
何等羡慕祢的荣耀，完全充满蒙福心地。

六、不敢祈求，不敢应许，主，我只能向祢注视；  
可否差遗祢的话语，将祢荣耀向我启示？

### 第三十一首

祂是一切最亲（译作）

- 一、祂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  
人生平常所寻，人生终久所赖。
- 二、缺乏之时、预备，无倚之时，扶持，  
所有美时，最美，无论何时，信实。
- 三、无穷喜乐，原因，年日展开，不改；  
祂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

### 第三十二首 门徒——葡萄一生

（金汉弥尔敦夫人（Mrs. Hamilton King）着 倪柝声译）

我们现今思念葡萄树的生命，  
我们同是有份的人；我们看见  
它的道路不是快乐，也不是安逸。  
它的生长不像野地中的野花，  
随地随意，在此在彼，自由吐华；  
或向太阳昂仰其可骄傲之葩，  
蝴蝶绕飞上下，为生存而欢喜，  
并为自己所有丰姿，自感荣耀，  
或者生成曲径迷堂，堆堆锦绣，  
生成许多款式，生成许多奇形，  
看见自己生之兴旺，自感可乐。

\* \* \*

葡萄的花不过非常渺小无华，  
在它一生之中，花为最小部份；

人几不能辨识它竟也曾开花，  
花未一日开成，即已结成为果。  
当它坐长，它也不能随意向天，  
乃是杆在桩上；牠如伸肢展臂，  
也是在于架上，受了约束捆绑；  
它就如此，从了山冈砾土，  
吸取它的养生粮食；立定自己位置；  
从之得着生命，从之发出萌芽，  
又乐又青，又是形态佳美无匹，  
轻盈编织许多蔓须，葱叶花萼。  
是的葡萄绿衣秀美，  
使了全地春时变成可爱；  
它仍依然生长更快，  
靠着它自己生命的丰裕；  
直至细苗嫩枝开始盘绕飘浮，  
在于青蓝空中，并尝其中甘美。  
但是他们对它并不放任；  
园工清早要来，带着刈剪，  
携着修刀，剥它净尽，  
剥去它的天真骄傲，和它四散美穗；  
割得又深又准，  
毫不顾惜它的细嫩，和它喜乐。  
在它损失痛苦时候，它不浪费；  
但是它反将它自己更为完全  
交付给那强行剥它至空的手。  
那些流血的枝，逐渐坚硬成木；  
那些余留的穗，也渐成熟为果，  
更为丰满宝贵，直至紫盛之日。

\* \* \*

但是，它越长，它的所有肢枝，  
所受束缚越多；当它果子更圆，  
周围更显心中所有血的颜色，  
牠就更近牠的生平最大日子——  
太阳迫其枯干，它叶起首坠落；  
但是生命仍然流通，不敢失败，

一切都为结果，一切都为成形。

\* \* \*

不久葡萄收成，因为日子已熟。  
它因所负甚重，致它无枝不沉，  
这是它心长期努力——琢磨来的。  
现今它的结果已是十全十美，自然，  
它可为它工作稍为喜乐。  
但，呀，此时，有手预备即要摘除葡萄树的宝藏；  
此时，有脚预备即要践踏它们，  
聚集在于酒酢；  
直到血红的酒有如长江大河，  
源源而流，直全地充满喜乐。  
但葡萄树站着，  
剥光而且凄凉，已经给了一切；  
现今它的黑暗时候即到，  
也无谁人向它偿还。  
它努力所给人的安乐和荣耀；  
而且，现今最无怜惜，  
各种痛苦，各种损失，  
件件加增，样样堆积，  
看它时日衰减，青春已不再流。  
现今将它再割，直至只余秃干；  
剥夺损伤，只余一个无叶之梗，  
孤独在那将来又长又黑日中。  
然而全冬之中，  
它酒却赐喜乐给那本在寒冷中间忧郁的人；  
但葡萄树却在外面经历冰霜；  
在这一切之后，只余这点恩典。  
它是坚定忍受一切，又孤又长，  
直过全冬一次年牠又起首吐花；  
不因所受磨难，而有埋怨不平，  
不因所失丰富，而欲减少贡献，  
面向牺牲，依然含笑，依然放绿，  
有如从来未遇毫厘损失，冤枉，

所触尽是高天清气，大地甘露；  
它就开始再来尽它的责任。

\* \* \*

现今我当何言？  
需否我在这里详阐此生功课？  
或只再缀数言？  
葡萄树从它的枝枝流血流酒，  
它是否因舍了自己，而变更穷？  
世上醉人，人间浪者从它而饮，  
他们是否，多享恩赐，因而更富？  
估量生命，是以所失，不以所得；  
不视饮酒多少，乃视倾酒多少；  
因为爱的力量乃在爱的舍弃；  
谁苦受得最多，最有可以给人。

### 第三十三首

我已拣选主耶稣

我已拣选主耶稣，拣选祂作世界  
祂爱实在是充足，满足我的一切  
主，我是祢的器皿，只有祢能充盈  
叙加的水饮千井，渴仍不停  
耶稣，耶稣，我拣选主耶稣  
我心今正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源  
耶稣，耶稣，祂乃是我满足  
是祂消除我的要求，平静我的意愿

我已拣选主耶稣，拣选祂作喜乐  
有祂，我心虽痛苦，依然会唱诗歌  
有祂，我无别原因，也发喜乐声音  
因我所有的欢欣，是在祂心  
耶稣，耶稣，我拣选主耶稣  
我心今正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源

耶稣，耶稣，祂乃是我满足  
是祂消除我的要求，平静我的意愿

我已拣选主耶稣，拣选祂作希望  
祂赐基业甚丰富，使我不住思量  
将它赐我的救主，乃是我的至宝  
今天我心有催促：得祂最好  
耶稣，耶稣，我拣选主耶稣  
我心今正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源  
耶稣，耶稣，祂乃是我满足  
是祂消除我的要求，平静我的意愿

我已拣选主耶稣，拣选祂作我主  
祂爱实在是难述，尝到就会屈服  
我已奉献我一切，向祂我无要求  
我心只求祂喜悦，怕祂心忧  
耶稣，耶稣，我拣选主耶稣  
我心今正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源  
耶稣，耶稣，祂乃是我满足  
是祂消除我的要求，平静我的意愿

### 第三十四首

哦主，撒冷是祢所建设

哦，主，撒冷是祢所建设  
来赐给世上所有蒙恩的罪人  
一切蒙血救赎，洗得洁净者  
祢都赐给权柄可入她的门  
光是她荣耀已足使我羡慕  
何况我主祢是住在她中间  
怎不叫我被吸引注目远处  
就是不见天时也在想着天

哦，主，当我每想到撒冷  
我就切切想要看见祢的容颜  
我心盼望我能早日被提升  
好使我能早日倚傍祢身边  
我心真羡慕能早日到新地  
能同所有爱祢的人来爱祢  
时常歌颂祢的爱无边无极  
时常纪念祢爱舍己的踪迹

哦，主，我所欢喜和羡慕  
不是红石绿宝，也非碧玉黄金  
我所想念乃是祢，爱我的主  
祢是何等可爱，何等倾我心  
我求祢早日成全我的心愿  
提接我到祢前，不再有别离  
好叫我与祢同住直到永远  
常能看见祢，也常能听见祢。

作者前言

之一

倪柝声弟兄是神所重用的仆人，这是不争的、屹立不倒的事实。这一事实是仇敌拆毁不了、攻击不倒的。神自己自会为他的仆人说话，维护神的教会的见证。

神使用倪柝声弟兄的信息，不仅大大祝福了神在中国的教会，也祝福了神在其他国家的许多教会、许多圣徒。他的信息已经被翻译成多国的文字，在国外，其《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一书被称作（属灵）“名著”。我记得一篇信息中载：一位西国的弟兄对一位华人基督徒（传道人）说：他（指倪弟兄）不仅活在你们（指许多的华人基督徒）心中，也活在我们心中。

在还没有见过在网路上的对倪弟兄的许多流言以前，我已经阅读过他的许多信息（不是全部），深得属灵的祝福。从他的讲章、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敬虔，也非常爱主的弟兄，与神有恒常的、深密的交通，其信息中有丰富的真理、生命的供应（当然，不是完全的，我也发现其中有少部分的不准确的内容）。

我从来不相信倪弟兄有所谓的“奸淫”等等的罪。当然，他不可能是完人，基督徒在今生是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地步的。

之二

倪柝声与大卫

倪柝声不等于大卫

大卫犯了奸淫、杀人罪，是《圣经》中明确记载的历史事实。（撒下 11）

大卫犯罪的原因，请看《圣经》中的记载：  
（撒下 11:1-2）

请看神的仆人们对大卫犯罪原因的剖析：

---

大卫犯罪，是因为耽于安乐。那时王应该出去应战，他在早年决不会将战事紧急的重任交付约押，有那么频繁的调动怎么可以置之不顾呢？当然，多次曾受他部下的劝告，不可让这以色列的灯光，在战场上暴露，免遭危险。但现在他差遣约押与勇士们去攻打亚扪，自己却在耶路撒冷享受安逸，这却使他心灵腐化，好似城墙破裂，仇敌可以乘虚而入，所以在炎热的下午，他疏懒地在宫廷的屋顶上闲着……。

——ME

---

失败的开始

我们若自己读圣经，不难从所记载的史实中，将大卫导致失败的过程找出，早在明显的失败发生之先，大卫已一步一步与神疏远。人一切的失败都种因与此。我们试列举几项事实：

第一，从大卫受膏到他登上王位，他曾经过多次争战，每一次他都恭亲迎敌。但是我们在第十章所见的，亚扪人和亚兰人的联军压境之役，大卫支派约押率军出战，自己却留在耶路撒冷。战场生涯艰苦危险，是一切贪享安逸之人所最畏惧的。大卫在那次战役不亲自率军出战。好逸恶劳本是人的天性，大卫也难例外。



### 堕落的加深（1节）

第二，本章一节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这说明大卫过放松安逸的生活已经一年多了。『当列王出战的时候』，这战役不单是与邻邦的小冲突，而是列王都介入的联军进犯，应该是相当重大的战役，大卫却仍住在耶路撒冷。写历史的人露出了事不合常理的口气，『仍住在耶路撒冷。』含意是本该在战场上英勇的指挥将帅的，但竟在宫中贪享安逸！我们若不讨伐仇敌，必遭仇敌的侵袭，大卫一年多未披战衣，无异开门迎敌。难怪他不能抵挡外来的引诱，因为早已失去了警醒。

### 远离耶和華（2节）

第三，从大卫所写的诗篇中（五十五篇），我们能看出他平素有规律的祷告生活，一天至少有三次——早晨，晌午和晚上，亲近神。但是本章二节说出大卫生活的松弛，太阳平西的时候，方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悠闲。往日殷勤亲近神的生活已经成了陈迹，该处理的朝政自然会变成荒废。神使堕落以后的人，要汗流满面方得糊口，实在不是刑罚，乃是保障。一个殷勤努力的人，往往没空犯罪。由于安逸是腐化之始，使人闲暇太多是仇敌的计谋，很少有人意志够坚固，在贪享安逸之时仍能拒绝罪恶的引诱。当大卫灵性生活十分松弛，对罪的引诱失去抵抗力之际，魔鬼轻施巧计就使大卫坠入它所布置的陷阱。

当神的手稍稍放开的时候，他就立刻堕落了。哦！离了祂保守的恩典，我们是何等的靠不住啊！

——Ch

大卫犯奸淫罪和杀人罪的严重后果：

你为什么藐视耶和華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撒下 12：9-10）

大卫的认罪：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惟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

（诗 51:1-4）

神的赦免：

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撒下 12:13）

我说“倪柝声不等于大卫。”，不是想要比较说“倪柝声与大卫哪一个更敬虔、或更不敬虔”，我们没有权力，不该、不必、也不能作这样的比较和判断，因为只有神才有权柄、才能够判断人。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惟有耶和华衡量人心。（箴 16:11）

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罗 14:4）

如何看待、对待属灵伟人及其经历，《圣经》里面对基督徒的有关教导有：

效法他们，像他们效法基督一样，（参：林前 11:1）

效法他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参：林前 4: 6）

从前引导你们、传 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来 13:7）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或作“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 神宝座的右边。（来 12:1-2）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林前 10:11）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作。（帖前 5:20-22）

……当慎思明辨。（林前 14:29）

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空谈，以及纷争，并……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多 3:9-10）

你要……，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提后 2: 22）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路 10:42）

能以和众圣徒一起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弗 3：18）

.....

我说“倪柝声不等于大卫。”，所强调的是：到底倪柝声有没有犯“奸淫”罪，这要完全按历史事实客观、公正、准确地来看待。

对于那些没有真凭实据，对“倪柝声是否犯了奸淫罪”的问题采取“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态度，甚至随从私欲往外发散出不良话语的人【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路 6：45）】，他们必陷入魔鬼的网罗，因为他们的存心是错的，他们的立场是错的。

我在前面的发言中称：“我从来不相信倪弟兄有所谓的“奸淫”等等的罪。”我是在基督里经过认真考证，并在神的面前认真寻求后得出的结论，“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罗 9：1）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赛 30：15）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西 3:15）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加 6:14）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腓 3:13-14）

袁相忱老弟兄曾经说过：倪柝声是为主（基督）殉道的。

有人说倪柝声“相当”聪明。

基督徒的聪明是因着圣灵的工作，不是源自人天然的聪明。

倪弟兄的聪明是主所赐的。

——本书编撰者于 2013.4.9.

基督徒语摘

关于倪柝声，谢模善牧师唯一说的是，倪不该把名单给三自。

—— 一基督徒

王明道在倪柝声的（同工）问题上的发言是没价值的，因为他（#）是道听涂说，不是一手的资料。

—— 一基督徒

（倪本人一直是低调的工作，并未陷入所谓的「领导权的陷阱」，这一点从他的工作作风和他的著作中，不难得着印证。至于个别人把他看得太高，有些不当的语言，只能由个人负责。）

—— 一神的工人